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4
Issue 1 第四卷第一期

Article 5

January 1935

陳東塾先生年譜

Zongyan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Recommended Ci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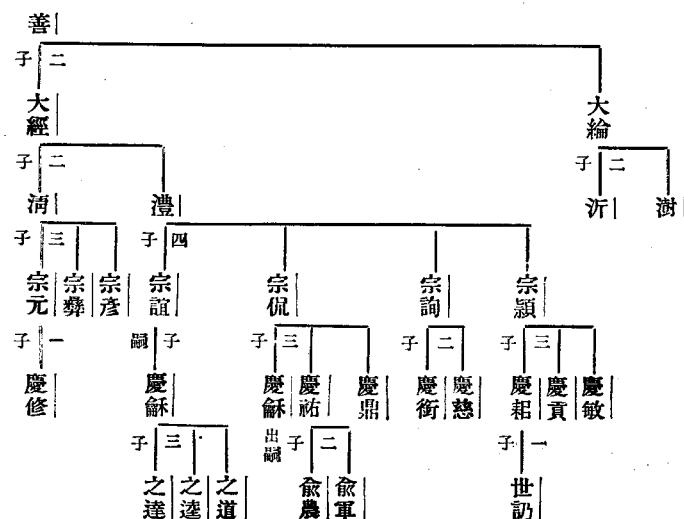
汪宗衍(1935)。陳東塾先生年譜。《嶺南學報》，4(1)，55-118。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4/iss1/5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陳東塾先生年譜

汪 宗 衍

番 禹 陳 氏 世 系



先生姓陳，名灋，字蘭甫，集外文自述，一字蘭浦，先生有“陳蘭浦氏”朱文方印，又與頤卿廷手札款署蘭浦，今藏吾家，讀書處曰東塾，集外文東塾讀書記自序，學者稱東塾先生。陳樹鈞學思室日記，先世本居紹興住野村，六世祖自湖公宦於江寧，卒官，貧不能歸，葬鍾山之麓，遂爲上元人。呂堅涇刪集布政使司理問銜陳君墓志。祖尚志公再遷廣東，廖廷相等編刻東塾集（以下簡稱本集）先祖尚志府君家傳。至先生乃占籍爲番禺縣人。番禺縣續志本傳。

曾祖名□，字可均，妣韓繼妣喻。本集先祖尚志府君家傳。東塾類稿曾祖妣韓宜人墓告示碑陰記云：“江寧先世墓皆族葬，其地曰吳家窩，曰大塘陳，曰朱家牌樓，惟曾祖妣韓宜入墓，在陶吳鎮龍王廟前”。

祖名善，又名士奇，字尚志，號虹橋，又號畸人，性好施與，衆稱爲陳菩薩。以家貧之廣東，依舅氏韓公，好讀書，六蓀諸史靡不通曉，尤精術數之學，捐納布政使司理問銜，著有雙字類箋二卷，焚餘詩草一卷，錢卜一卷。本集先祖尚志府君家傳。集外文三墓記云，“灋家在廣東省城，祖墓在茶坑”。按茶坑在廣州大東門外。

父名大經，又名立本，字翼亭，號新齋，以未入籍不得應試，乃棄舉業爲吏，又棄去爲商，又棄去。治事情敏，兩廣總督吉慶稱爲能吏才，勸之仕，乃捐納知縣。事親以孝稱，雖困乏而奉養豐腴，不使父母知其貧。喜讀通鑑，老病猶臥讀之。本集先考知縣府君事略。妣劉，本集先妣劉宜人事略，生妣王。詳成豐三年譜內。

叔父名大綸，本集先祖尚志府君家傳，字秋崖，一字畫齋。子二，長名沂，次名澍，爲先生從兄。選刪集陳虹橋先生家譜序，陳秋崖更字畫齋作此恭贈即以爲壽詩。

先生兄弟二人，伯兄名清，字天一，次卽先生。集外文自述陳氏家譜。

與從兄行，則先生居四，故鄉里稱爲四先生。張維屏與先生手札，今藏吾家。

姊一，適侯選郎中仁和湯爾泰，本集先考知縣府君事略。按先生之兄姊俱劉太宜入出。

伯兄子三，長名宗元，字小峯，先先生一歲生。次名宗彝，字月湖，三名宗彥，字頤卿。本集書對先生，陳氏家譜。

清仁宗嘉慶十五年庚午 一歲。

春二月十九日，先生生於廣東省城木排頭里第。按先生自記云：“嘉慶十五年二月十九日，生於木排頭舊宅，舊宅者，昔時二宅也。予生於三廳宅房”。本集正齋記云：“君先書室之名，在舊宅之西偏，後與叔父分居，先君居東偏”。據此，先生生於祖宅之西偏，後居東偏，先生寫自記時，叔父秋崖公已卒；所云昔時二宅者，秋崖公所居處也。

是年，父翼亭公年四十二歲，本集先考知縣府君寧畧，祖尙志公卒後六年。
本集先祖尙志府君家傳。

嘉慶十六年辛未 二歲。

嘉慶十七年壬申 三歲。

是年，歟歟幾死。自記。

嘉慶十八年癸酉 四歲。

嘉慶十九年甲戌 五歲。

先生言：“幼時爲姊湯宜人愛憐，常嬉戲其家，堂羅衆賓，歌舞喧鬧，百戲競作，時或清暇，宜人晨興，理妝畢，攜余手隨步以出，登小樓，眺假山，觀紅魚，弄鸚鵡，樂之忘歸”。本集亡姊湯宜人墓碑。

嘉慶二十年乙亥 六歲。

是年，讀表兄徐達夫時文。自記。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七歲。

二月，入塾，徐達夫爲師，授讀論語唐詩。自記。本集徐達夫先生試律詩序。

翼亭公曰，此子能讀書。默記云：“余幼時，先君云，此子能讀書，惜不能記，余老矣，讀書不敢不勉，但思數十年讀書，皆不能記，與不讀等，乃歎一生病痛，先君早已斷定，信乎知子莫若父也”。按先生所著東塾讀書記，殆所由命名歟。

先生七歲上學時之硯，琢一牛橫眠，其後先生刻之曰“千仞庵珍藏”，並爲之銘曰：“童時頭角頗可喜，而今老矣堅臥不起，何以飲之硯池水”。本集。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八歲。

是年，徐達夫授讀唐詩論語半年去，尉繼鑑授論語，時兄子宗元同讀書塾中，繼鑑乃翼亭公秋崖公受業師也。自記本集書尉先生。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九歲。

是年，鄭光宗授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自記，本集先祖尚志府君家傳。

是年，初學作詩及時文。自記。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 十歲。

是年，鄭光宗授讀孟子，詩，易，書。自記。

四月初一日，翼亭公卒，年五十一，其後先生作有事畧一篇。本集。

五月，暑病幾死，服醫師陳沛真大承補氣湯乃愈。自記。先生謂：“病時夢大火，中有五色輪搜身其中，此列子所謂陽氣盛則夢涉大火而燔炳，而或者以爲文字之祥，非也”。默記。

是年，徐繼詔（禮耕）卒，後其子灝（子遠）請先生作墓碣銘。本集。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 十一歲。

是年，鄭光宗授讀尚書，禮記。自記。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 十二歲。

是年，王和鈞（關石）授讀禮記。自記。

四月作時文成篇。自記。

道光二年壬午 十三歲。

是年，胡徵麟（禹庭）授讀左傳。自記。

先生自言：“余年十三歲時，乳母以金環約其腕，余曰：‘此女子之物也’。強更約之，余觀乳母不在，脫環棄之，至夜就睡，乳母循余腕無環，問曰：‘環何在’？余曰：‘棄之矣’，問棄何處，曰：‘三廳椅子下’。即持火覓得之，後不復以此強余也”。默記。

道光三年癸未 十四歲。

是年，胡徵麟授讀左傳。自記。

冬，出考縣試。自記。

道光四年甲申 十五歲。

是年，府試第八名，學院試墨汙審不取，自是胡徵麟先生專讀時文，不授經書。自記。

十一月，伯兄清卒。自記。先生言：“劉宜人惟生我伯兄清，年方壯而卒，宜人恆悲泣，當是時，澧與兄子宗元甫成童，宜人督察嚴密，聞塾中無讀書聲，則呼入問曰：‘先生在否’？對曰‘不在’，則罵曰：‘先生帶爾口去耶’！親表往來者，宜人至屏後聽其言或不正，即斥遠之，澧表兄陶濟之招澧及宗元晚飯，秉燭歸，宜人怒責之，並責濟之曰：‘此兩孤兒無教，爾長者乃與夜飲耶’！及澧與宗元既長，宜人稍歡樂之”。本集先妣劉氏宜人事畢。

是年，總督阮元（雲臺）建學海堂於粵秀山，以經史詞章課士。同治番

禺縣志，學海堂二集吳蘭修序。

道光五年乙酉 十六歲。

是年，從胡徵麟學。自記。

是年，肄業於羊城書院，院長謝蘭生(里甫)。本集謝里甫師畫跋，南海縣志謝蘭生傳。

先生自言：“十五六歲時，篤好爲詩，立志欲爲詩人。稍長知有經史之學，雖好之，不如好詩也”。本集與陳懿叔書。

道光六年丙戌 十七歲。

是年，從胡徵麟學。自記。

七月，督學翁心存(二銘)考取爲縣學生員。自記集外文自述。

秋學海堂始設學長，先生應季課，學長爲吳蘭修(石華)，趙均(平垣)，林伯桐(月亭)，曾剗(勉士)，徐榮(鐵孫)，熊景星(笛江)，馬福安(止齋)，吳應達(雁山)。雲海堂志。

道光七年丁亥 十八歲。

是年，從胡徵麟學。自記。

是年，科試第一名，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集外文自述，補增生，旋補廩生。自記。督學翁心存嘗告先生曰：“漢儒之學如治田，宋儒之學如炊米爲飯，無偏重也。”本集翁文端公道神碑。命入粵秀書院肄業，院長陳鍾麟(厚甫)極賞譽之。集外文自述。與楊榮緒(黼香)，盧同伯(七橋)，桂文耀(星垣)爲友，時有楊陳盧桂之目，同伯早卒，先生與文耀榮緒交最厚，過從尤密，以勸善規過相要約，情若兄弟，終身不衰。本集桂君楊君墓碑張維屏藝談錄。

是年，初見張維屏(南山)，自記，得先生詩大賞之，教以詩法，本集與陳懿叔書，與讀書法。先生嘗作感舊詩云：“我年未弱冠，初見張南康，請

問‘讀書法，乞爲道其詳’。答云：‘四庫書，提要挈其綱，千門兼萬戶，真如古建章，從此識門徑，漸可升其堂。又言：‘讀書者，古書味最長’，當時一古字，語重聲琅琅。我得此二語，如暗室得光，我舉此二語，先生云已忘，賤子不敢忘，書此什襲藏”。東塾先生遺詩。其後先生教門人，亦以餘功讀四庫全書提要也。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手札今藏吾家。

先生自言，“治易似在此年”，自記。問經學於侯康(君模)。集外文自述。

先生自言：“余之治經自易始，時方弱冠，讀漢唐宋及近儒說易書三年，茫然無所得，乃置之而治他經”。集外文葉衍桂周易象義測序。

道光八年戊子 十九歲。

是年，肄業於粵秀書院。自記。

是年，鄉試不中。自記。

道光九年己丑 二十歲。

是年，肄業於粵秀書院，時與楊榮緒在樓中讀書作文。自記。

道光十年庚寅 二十一歲。

是年，肄業於粵秀書院。自記。

是年，史善長(春林)卒，後先生爲作傳。本集。

道光十一年辛卯 二十二歲。

是年，肄業於粵秀書院。自記。

是年，鄉試不中，督學徐士芬(辛庵)考選爲優行貢生。自記。同舉者，

譚鑑(玉生)，楊懋連(掌生)，皆有時名。沈澤棠賦筆。

是年謝蘭生卒，謝氏家譜，後其子念因(介亭)以遺著請先生編定。本集謝
里甫師畫跋。

是年，讀四庫簡明目錄。自記。

道光十二年壬辰 二十三歲。

正月陳鴻墀歸杭州。自記。

是年，陳鴻墀（範川）來粵，掌教華書院，陳鴻墀抱籍山道人遺稿。先生與梁樞（子春），侯康，譚瑩，兄子宗元從受業，時粵之名士吳蘭修、曾劍亦常與游。鴻墀築亭於書院，曰載酒亭，環植花木，與諸人論辨書史，酬酢歡暢，間述乾隆嘉慶時名賢碩儒言行，感憤時事，慷慨激烈。本集陳範川先生詩集後序。

是年，讀禹貢錐指。自記。

秋，應鄉試中第十八名舉人。自記，四書首題，‘子曰君子無所爭’一章，次題‘能盡物之性’二句，三題‘卿以下必有公田’二節，陳國霖貢舉年表，詩題‘耀浮見日雞一鳴’，得先字。程恩澤程侍郎集，倪濤試律新話。考官為程恩澤（春海），祁福山（伯衡），本集溫伊初贊文，同舉者儀克中（墨農），溫訓（伊初）皆有時名，鄭珍集經巢詩集翁同書序。先生有祭溫伊初文，述是科策題云：“爰有魁儒，持節蒞止，命題發策，苞絡圖史，參天兩地，弱水黑水，甘石之書，輿地之紀，旁要夕桀，天元之理，設科百年，曾未睹此”。本集。又是科策問算術，無能對者，侯康歎曰，“讀書雖多，而不學算，今爲考倒矣”！本集梁南溟序。乃邀先生與章鳳翔（雲耕），侯度（子琴），同請梁漢鶴（南溟）學算於獅子禪林。自記。

冬，北上會試。自記。是時人皆謂宜得一甲翰林，先生謂願得縣令，或有益於一方。本集與黃理庄書。與梁國珍（玉臣），龐文綱（乾生）同行，自記，舟中與國珍唱和甚歡，本集與陳懿叔書，有觀音巖一首，過惶恐灘作家書一首，阻風滕王閣下張祥鑑（韶臺）招飲醉後作歌一首。十二月十九日大風雪登滕王閣與梁國珍、龐文綱兩同年拜東坡先生生日，

以滕王閣三字分韻，得王字一首，寒鴉曲一首，舟中除夕一首。遺詩。
道光十三年癸巳 二十四歲。

正月十日謁陳鎮壽於杭州，招游西湖，有詩四首。自記，遺詩。按詩中有欽西子初相識之句，當是初游西湖之作。

有山塘元夜詩一首，登虎邱浮圖絕頂作歌一首。遺詩。

會試不第，僕人盜二百金。自記。

南歸，與梁國珍同行。前此先生喜作詩，常與談詩，國珍勸勿作，遂止。
自記。先生言：“少時喜爲詩，年二十四歲始棄，自此以後，興到爲詩者，一年不過數首，亦竟有終年無一首，偶有應酬之作，皆不愜意，迫於不得不作耳，故皆不存稿也”。默記。按先生詩集無手定稿，家大人採輯古今體詩凡二百六十餘首，刻爲一卷。

九月，元配潘宜人來歸。自記。按先生論印詩注云：“季彤（潘正烽）觀察余妻兄”，是潘禹濤有度之女也。

十月，張際亮（亨甫）來粵，始訂交。十二月歸，先生賦詩二首寫扇贈之；並題其南來詩錄，際亮有詩寄酬。遺詩，張亨甫詩集，張亨甫年譜。

十一月，先生偕侯康，桂文壘，兄子宗元，同游蘿岡觀梅花，題名刻石。
番禺縣續志。

道光十四年甲午 二十五歲。

是年，始著漢地理圖。自記。

是年，讀文選。自記。

是年，治穀梁春秋，侯康出視所著穀梁禮證曰：“此傳今爲絕學，君當努力，吾方治諸史，未暇卒業，異日君書成，當以相付”。因舉鄭康成服子慎說左傳事，相與懽笑。本集穀梁禮證序。

是年，總督盧坤（靜之），選高材生肄業於學海堂，曰專課生，課以十三經，四史，文選，杜詩，韓文，朱子書。每人專習一書，其事四條，曰句讀，曰鈔錄，曰評校，曰著述。先生爲舉首，同舉者，張其鑑（雁泉），吳文起（鶴岑），朱次培（子襄），李能定（碧舲），侯度（子琴），吳健（次人），金錫齡（芑堂），潘繼李（文彬），許玉彬（青皋）。學海堂志。
冬，北上會試，與謝念功（堯山）同行。自記。

道光十五年乙未二十六歲。

正月，謁陳鍾麟於杭州。自記。

抵京，寓國祥寺。自記。

會試不第。移寓梁國珍家。是時讀毛詩，漢書，文選；學篆書。暇則至琉璃廠買書，或與梁國珍、龐文綱、謝念功飲酒。自記。

先生在京師，常與翁同書（藥房）唱和。程恩澤與先生言：“近人詩多困臥紙上”。先生呈所爲詩，恩澤大喜曰：“此能於紙上躍起者”！時先生讀書益多，於小學，音韻，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體文，填詞，篆，隸，真，行書，無不研究。楊榮緒規先生曰：“東坡所謂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君之謂也”。先生乃稍稍減損。本集與陳懿叔書。

秋，溫訓有東陳蘭浦孝廉五古二首。梧溪石屋詩鈔。

冬，移寓崇文門內靈祐寺。自記。

是年，蓋撰三統術詳說四卷。廖廷相（澤羣）跋云：“術之見於史志者，以三統爲最古，然其中黃鍾易策，與夫乘加參合等數，多傳會假訛之辭，而又顛倒其次第，繁亂其名目，讀者每以難深苦之。錢辛楣，李尚之，董方立諸家雖嘗爲發明，而未覺其立言之病，閱之仍不易解。先生少讀班志，爲鈎稽剖演，而隱者以顯，贊者以明，成詳說四

卷，藏之篋中，未及寫定”。原書跋。按此書無撰作年月可考，當是讀漢書與治天文算術時所作，故編於此。

道光十六年丙申 二十七歲。

寓靈祐寺，侯康侯度金錫齡抵京，同寓寺中，自記，有春日寓靈祐寺詩，遺詩會試不第，惠郡王請館於其府，辭之。與侯康侯度南歸，大暑遊西湖。自記。

五月十三日劉太宜人卒，時先生舟次南雄，亟奔喪，會舟涸水絕不能行，本集劉宜人事畧，七月到家，自記，其後先生作有事畧一篇。本集。是年，讀後漢書。自記。

是年，吳蘭修編刊學海堂二集，先生所爲季課文，有駢牴三千解一首，春秋劉光伯規杜辨二首，書江良庭徵君六書說後一首，素馨燈賦一首。原書序目。

道光十七年丁酉 二十八歲。

是年，館於張維屏家，其子祥智(賓嶼)從學。九月中鄉試，遂解館。自記，是年，始著切韻攷。自記。

是年，讀後漢書，三國志，徐孝穆文。自記。

是年，侯康卒。本集二侯傳。

道光十八年戊戌 二十九歲。

是年，館於功德林禪院，虞必芳(子馨)十餘人從受業。自記。

是年，著切韵考。自記。

是年，始著說文聲統。自記。

十月十三日撰侯康傳成，詣小北門外白雲庵其殯祭之，撰祭文一首。本集。

道光十九年己亥三十歲。

是年，仍館於功德林禪院。自記。

是年，納副室江氏。自記。

十一月，長子宗誼(孝通)生，元配潘宜人出。本集長子宗誼墓碣銘。

是年，適湯氏姑卒，爲撰墓碑銘。本集。

是年，蓋作敬題叔父秋崖公遺硯圖詩。遺詩。

先生三十以後，精力愈盛，讀書恒至夜分，心有所得，即手錄之，積稿數百冊。行狀。

道光二十年庚子三十一歲。

是年著說文聲統十七卷成。自記。其後更名說文聲表。原稿今藏南海廖氏。

是年讀資治通鑑。自記。先生言：“七八歲時，竊見先府君讀通鑑，日夜不輟，自傷少孤，於先府君所學，懵然不及知，所知者此耳。稍長讀諸史，而未讀通鑑，忽念及此先府君所讀書，澧不讀，可謂不肖！”

乃自課日讀一卷，一年而畢”。本集先府君所讀資治通鑑書後傳鑑堂記。

十月補爲學海堂學長，學海堂志。自是遂爲學長數十年。自述。

冬，北上會試，與姚國成段景華同行。自記。

是年，蓋作懷亡友侯君模詩。遺詩。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十二歲。

正月至杭州，謁陳蓮馨，聞英吉利以鴉片烟事寇粵。蓮馨告先生曰：“爲官不可不讀史”，大雪，游西湖。自記。本集記師說，看禹縣志前事畧。

謁阮元於揚州。自記。

抵京，寓閣王廟街地藏巷。自記。

會試不第，南歸。自記。有齊天樂詞，題云：“辛丑春試報罷出都，驛柳

萬條，惹人鞭籠，時鄉關烽火，音書杳然，困頓輪蹄，吟情久廢，偶倚橫竹，以盪愁魂”。憶江南館詞。

四月十五夜遊西湖。自記。

五月，抵家，時閩家避亂猶在佛山沙坑村。自記。

是年，蓋與張維屏同遊西樵山，張維屏松心詩錄，有白雲洞觀瀑詩二首，逍遙臺一首，夜宿雲塲一首，翠巖一首。遺詩。

是年小除夕，有題林和靖象詩一首。遺詩。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三十三歲。

是年，撰切韻考自序云：“自孫叔然始爲反語，雙聲疊韻，各從其類，由是諸儒傳授四聲，韻部作焉，而陸氏切韻實爲大宗。蓋自漢末以至隋代，審音之學具於斯矣。唐季沙門，始立三十六字母，分爲等子字母之名，雖由梵學，其實則據中土切音。然音隨時變，隋以前之音，至唐季而漸混，字母等子以當時之音爲斷，不盡合於古法。其後切語之學漸荒，儒者昧其源流，猥云出自西域，至國朝嘉定錢氏，休寧戴氏，起而辨之，以爲‘字母卽雙聲，等子卽疊韻，實齊梁以來之舊法也’，二君之論，旣得之矣。澧謂切語舊法，當求之陸氏切韻，切韻雖亡，而存於廣韻，乃取廣韻切語上字系聯之爲雙聲四十類，又取切語下字系聯之，每韻或一類，或二類，或三類四類，是爲陸氏舊法。隋以前之音，異於唐季以後，又錢戴二君所未及詳也。於是分列聲韻，編排爲表，循其軌迹，順其條理，惟以考據爲準，不以口耳爲憑，必使信而有徵，故甯拙而勿巧。若夫廣韻之書，非陸氏之舊，廣韻復有二種，近代傳刻，又各不同，乃除其增加，校其譌異，雖不能復見陸氏之本，尙有得其體例，又爲通論，以暢其說。蓋治小學者必識字

音，識字音必習切語，故著爲此書，庶幾明陸氏之學，以無失孫氏之傳焉。後出之法，是爲餘波，別爲外篇，以附於末”。原書序。按是書初名切韻表，東塾頗稿有切韻表自序，與此序略有異同。此序末云，別爲外篇以附於末，切韻表自序，作別爲等韻通一書，疑等韻通爲外篇之初稿，故自述及儒林傳採進稿，均未著錄也。

是年，讀抱朴子。東莞莫氏五十萬卷書樓藏先生點讀平津館叢書本抱朴子。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三十四歲。

二月，撰等韻通自序云：“等韻之學，其源出於切語，而有異同，余爲切韻表因明白矣。嘗就而論之，以爲字母標雙聲之目，呼等析疊韻之條，縱橫交貫，具有苦心。然三十六母，既據當時之音，於隋唐以前切語之法，稍有併省。又等之云者，當主乎韻，不當主乎聲；乃等韻家，則因字母，而定四等，於是考之韻書，有異部而同等者，有同類同部而異等者，加以舌頭，舌上，重唇，輕唇，唐韻時沿古音，而後人不解，益以滋惑，由是憑切，憑韻，莫能畫一，而門法興焉。立一法而猶有不合，又立一法以補救之，而法與法，且自爲矛盾！彼徒欲使古書切語盡合等韻，而不能泯其參差之迹，故爲此遷就之說，而學者愈無所適從，所謂治絲而棼之者也。自元明以來，作者又多據當時之音，各矜神悟，各出新制，而實未嘗明等韻本法；或且雜以方言，而其法愈不可訓，此初學所以惶惑，而高明所以厭棄也。余謂聲韻，惟齊梁陳隋之際爲最密，其後愈降而愈混，三十六母已爲唐季之音，而等韻家因以立法，其不能盡合隋以前之音者勢也。元明以後，復不能盡合唐季宋代之音者亦勢也。今就等韻本法，而推究立法之故，表其所長，而祛其流弊，爲書一卷，曰等韻通。通也者，通其所通，且通其所不通也。覽此編者，其亦有以見余之苦心也夫”。本集。年月據

東塾類稿。

二月，許玉彬，黃玉階（蓉石）邀先生與譚堯，桂文鼎，葉英華（蓮裳），沈世貞（伯眉），徐灝，爲越臺詞社於學海堂，月凡一會，觴詠爲樂。已而俗客闖入，競設盛饌，冠蓋赫然，乃恚而罷。計凡五會，因集所爲詞爲越臺簫譜。先生有鳳凰臺上憶吹簫詞，題爲越王臺春望，綠意詞，題爲苔痕。憶江南館詞，本集許青菴墓碣銘，番禺縣續志，
冬，北上會試，與李能定草鳳翔同行。自記。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三十五歲。

春，抵京，寓番禺會館。自記。

會試不第，大挑二等，自記 有四月出都與李能定碧舲同行，舟過黃天蕩，風月晴美，碧玲寫巨松一幅，余爲題詩，懸之舟中，以誌逸興一首。遺詩。

先生自言：“中年以前，爲近時之學所錮蔽，全賴甲辰出都，途中與李碧齡爭辨，歸而悔之，乃有此二十年學問”。又言：“少時祇知近人之學，中年以後知南宋朱子之學，北宋司馬溫公之學，胡安定之學，唐韓文公之學，陸宣公之學，晋陶淵明之學，漢鄭康成之學。再努力讀書，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學歟”。嶺南大學藏先生遺稿鈔本。

五月，謁阮元於揚州，自記，東塾刺稿與頃廬姪書，承贈以新刻再續集，有鎮江柳氏穀梁大義述序，先生乃知海內有此學者，爲之喜慰，本集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序，并請書憶江南館額。此額今藏順德余氏。上款署蘭甫請書，下款署頃廬老人，有頃性延齡長方印，湖光山色阮公樓方印，癸卯年政八十方印，當是此筆所書也。先生又嘗號江南倦客，遺詩，以寄思念故鄉之意。憶江南館詞陳宗頤跋。

至江寧省墓，并遊莫愁湖，小倉山，秦淮，雨花臺諸名勝。自記，東塾刺稿與頤卿姪書。

是年有甘州詞，題云：“辛丑張韶臺和余盧溝詠柳之作，自是唱酬遂多，今歲同至揚州，余往金陵，韶臺先歸，空江獨吟，追憶前事，慨然成詠”。百字令詞，題云：“甲辰春首，贛州舟中見新月；同舟有誦老杜鷗鷺詩者，感而賦此，歸時坐碧桃花下，倚橫竹吹之，當銷盡虛幌中幾許淚痕也”。齊天樂詞，題云：“十八灘舟中夜雨”。滿庭芳詞，題云：“馬彬士孝廉春闌報罷，歸途遇舊相識，愁病不支，相對於邑，慨然有白傅琵琶之感，屬填此闋，以解閒愁”。浣溪紗詞，題云：“歸次贛州舟中作”。鵲橋仙詞，題云：“七夕嶺北舟中戲作”。憶江南館詞。新秋章貢舟中編所爲詞，題曰鎧前細雨詞，凡一卷，撰自序云：“余少日偶爲小詞，桂君星垣見之曰：‘此詩人之詞也’，自是十餘年不復作，或爲之，歲得一二闋而已。去歲，黃君蓉石許君青皋邀爲壇詞社，凡五會，而余僅成二闋，兩君謂余真詞人也。此三君皆工詞，而其言如此，蓋詞之體與詩異，詩尚雅健，詞則駢矣。方余學爲詩，故詞少婉約。今十餘年不學詩久矣，或可以爲詞歟，然亦才分薄耳。昔之詩人工詞者豈少耶？今年不第歸，行篋書少，鉛槧遂廢，江船雨夜，稍爲詞，以銷旅愁。時方以廣文待選，取杜詩語，題曰鎧前細雨詞，并舊作都爲一卷。甲辰新秋，章貢舟中識”。憶江南館詞。

八月十一歸抵里門，梁廷馯（章冉）來書慰問，先生復書有云：“此行原不敢望巍科鼎甲，第以十年奔走，竊冀挑得一官，而此時縣令殊不易爲，不若廣文冷官，轉可痛飲高歌之樂。今竟得之，復何所戀而不爲歸計乎？或舍姪秋闌獲雋，亦未嘗不可同賦北征，否則不作春

明之夢矣”。原札今藏吾家。

是年，初讀朱子文集。自記。

是年，蓋撰唐宋歌詞新譜，其自序云：“自詩騷道缺，而漢以樂府協律，樂府事謝，而唐以絕句倚聲。及夫詩變爲詞，詞衍成曲，後者代興，前者退舍，徒以篇製具存，傳襲無廢，莫能紀其鏗鏘，言其容與者焉。昔東坡山谷借小秦王鵝鴨天二調，以訶絕句，蓋惜古調之已亡，託新聲以復奏。國朝九宮大成譜，多錄詩餘，即坡谷之遺意。爰廣斯例，校錄成篇，凡詞曲調名既符，字句亦合者，得若干闋。采詞苑之英華，注曲譜之音拍。夫以物之相變，必有所因，雖不盡同，必不盡異。譬夫大輅非椎輪之質，而方圓無改，積水無脣冰之凜，而清潤奚殊。詩失而求諸詞，詞失而求諸曲，其事一也。且士夫觴詠，不廢絲竹，而俳優雜劇，詎儕風雅。今爲斯譜，惟尚古詞，庶追燕樂之遺，亦附文章之末。其有依舊曲琢新詞者，綜筆甫停，清絃已作，將復過旗亭而發唱，有井水而能訶，凡在詞人，亦有樂乎此也”。本集。按此書無撰作年分可考，先生是年復梁廷枏書有云：“前借九宮譜，業已珍復，而尚有查閱未竟者，有便尚祈惠借一閱爲望”。而序文謂“國朝九宮大成譜，多錄詩餘，爰廣斯例，校錄成篇”，則此書當作於是年間，故編於此。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三十六歲。

是年，箸穀梁春秋條例。自記。

是年間，蓋與鄒伯奇（特夫）訂交，伯奇告先生以墨子經上經下二篇有算法。先生與鄒伯奇訂交，未定何年？同治乙丑先生作墨子刊誤序云：“昔吾友鄒特夫告余墨子經上經下二篇有算法，此語忽忽二十年矣”。學計一得序云：“昔余未識特夫，見所作戈戟考，知其精通算術，乃定交焉，相見之初。特夫告余以墨子書有算術，且有西

法發書共讀，相對撫掌”，當是此年間事。先生因撰讀墨子一文，東塾頽稿，引幾何原本相溝會懸證，爲墨子書闡一新途徑，學者益驚茲經所蘊藉之富。此遠啓郭店楚簡序，墨子學案序語。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三十七歲。

是年，館於獅子禪林。自記。

春，有春遊次南山先生韵詩一首。這詩。

是年，箸漢地理志水道圖說，穀梁春秋條例，遂輟業。自記。先生嘗著作章雲輯古郡縣圖後，有云：“始余欲爲此圖，頗購求古今地理書，惟性不耐作細字，故未施手，時雲輯館余家，余屬爲之，雲輯欣然畫夜考索不倦。甫一年，兩漢，三國，晉，宋，北魏，郡縣草稿略具。已而雲輯會試留京師，余時時思此圖稿不置。及其歸里，余索觀之，以其未繪水道，乃考漢志水道，爲之圖說”。又嘗作記地圖三本，有云：“余昔爲漢書地理志水道圖，有以地圖三本求售者，一爲康熙內府圖，一爲乾隆內府圖，一爲道光時修會典地圖寫本，余買得之”。木集。

是年，張維昇築聽松園落成，招先生與諸名士觴詠其中，先生卽席撰聽松園記，一時爭相傳誦。倪鵠桐陰清話。

十月，次子宗侃（孝直）生，副室江氏出。陳氏家譜。

十一月，作四芝齋送臥庵入都詩一首。這詩。

是年間，有讀書飲酒醉後得詩五首，又五首，讀書八首，又三首，又二首，感舊三首。這詩，這詩中有“吾年未四十”及“我近少讀書惟讀地理志”句，當是此年間作，可見先生師友淵源及學術所在也。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三十八歲。

是年，箸漢地理志水道圖說。自記。

正月，撰摹印述自序云：“頤民近欲學刻印，余謂此秦書八體之一，謂之摹印，古入小學之一端也。古摹印既有師法，故文字精雅，爲物雖小，而可與鼎彝碑版同珍，後人爲之，不能及也。不講小學，不能作篆書隸書也，因舉古人論印之語，撮其大畧，并溯源於篆書之法，以告頤民”。原書序。

二月撰水經注西南諸水考自序云：“自禹貢而後，諸書言水道者，惟漢書地理志，核之今日水道，無少差謬。其次則水經，其言浪水過番禺，東至龍川，則已誤矣。酈道元身處北朝，其注水經北方諸水，大致精確。至西南諸水，則幾乎無一不誤！國初賈子鴻爲水經注圖，今不可見，不知其於酈氏之誤注，將正之歟，若之何爲圖也。阮太傅浙江圖考，繪酈注之圖，而指其誤，斯可爲善讀酈注者。蓋酈君之書，講水道者，固宜奉爲鴻寶，然於酈君之誤說，墨守而沿襲之，以誤後人，不可也。余固愛讀酈氏書，其北方水道，間有小差謬者不暇論。因讀漢志涿水鬱水，知酈氏溫水浪水二篇之注之謬；因連而及之，知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葉榆水，存水諸篇之注之謬。又連及江水篇自發源至若水二水入江以上之注之謬，條而辨之，既正以今日水道，復就酈注爲圖，俾覽者曉然於其差謬，而弗相沿焉，其餘未暇悉辨，此非敢攻訐古人也，不敢迴護古人以貽誤後人也。爲書三卷，序而藏之”。原書序。

二月葉志詵（東卿）寄贈逐啓謀鼎銘拓本，爰爲之跋。時夷寇欲入廣州省城不果，乃退。本集。

十一月，撰考正胡氏禹貢圖自序云：“胡氏禹貢錐指一書，可謂詳善矣。然猶有遺憾焉！考古地理，必以當時地理爲據，胡氏生當國初，

時內府地圖未作，所據地圖，不能精確，故其爲禹貢圖，亦多不精確也。水經注之書，不能無誤；而胡氏悉依據之。又其時未有武英殿校本，故經注混淆，亦弗能辨也。且既依據酈書，則於酈書之誤，不能通者，殆未免遷就焉，恐有所據地圖未誤，而胡氏改之而誤者矣。澧既讀內府地圖，又考得酈書之誤，乃取胡氏圖訂正之，凡胡氏之說不誤，而其圖位置不確者，移而置之。胡氏據酈書爲圖，而酈書實誤，及胡氏自爲說之誤，皆改而正之。誠以胡氏之書，爲千古絕作，不欲其留此遺憾，非掎摭前人之短也；且使讀禹貢者，披此圖可以今日地圖並觀焉，而易明也”。東塾類稿。此書刻成於同治二年，署陳宗誼撰，先生別作序文，故刪去此序，始以宗誼贊助繪圖，遂署其名，續經解本則仍署先生所撰。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三十九歲

正月，撰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自序云：“讀史不可不明地理，考地理不可無圖，澧嘗欲爲諸史地圖而未能也。唯以地理之學，水道尤難，乃考漢志水道爲之圖說，起於蒲昌，訖於黑水，自西而東，自北而南，刺取志文，編排次第，以今釋古，審其源委，而略其中間，循班志之例也。兩山之間有水，兩水之間有山，山川相間，古今無改，若究其曲折，則有國朝齊氏水道提綱，按籍可考。惟水行平土，涇變遂多，是用鈎稽本志，證以水經酈注，備詳其故瀆焉。地理群書，皆述班志，前人先得，無俟引伸。若夫邊徼僻遠之域，川渠交絡之區，昔之考據，恒多闕誤，今所審定，豈免致疑；乃加以自注，以明己意，然亦不爲博辯，以求勝前人也。其圖以內府地圖爲本，雖縮大爲小，而長短有度，方位不差，漢地今地，相並書之，庶使覽者開卷瞭然矣。昔班氏之爲此志也，生當東漢，一統太平，親見蘭臺圖籍，故其所錄，簡而

彌周；觀其大川所行，皆記里數，其爲精密，斯可知矣。後之作者，莫能比焉。惟我大清，奄一寰宇，遠邁盛漢，康熙乾隆兩朝，分官分測，仰準天度，俯繪地輿，創千古所未有，今以稽核漢志水道，有若重規疊矩，其有古今遷異，亦可尋其脈絡，蓋自有我朝地圖，而漢書地理乃可得而說也。禮伏處陬澨，夙好編摹，獲觀兩朝之圖，兼覽衆家之說，三歷寒暑，定稿斯篇，由是總繪百郡，順考歷朝，讀史者，當有樂乎是爾”。原書序。

八月葬翼亭公劉太宜人遺襯於廣州大東門外馬嶺之原。自記。
是年蓋有拜先祖考先祖妣墓夜宿在此山莊詩二首，除夕得桂星垣寄詩賦此奉答二首。遠詩。按先生有在此山齋朱文方印。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四十歲。

正月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先生手書仕履稿，今藏東莞盧氏。
是年刻東塾類稿，正月撰自序云：“余自弱冠，始知讀書，賦性淺躁，多好而善忘，都無所得。今行年四十，所著書皆未成，其餘散帙，稍稍刪改。感念平生師友，半爲古人，未及質正，聊錄一通，欲就今日二三知己，定其得失，其篇幅粗完者爲一集，總其零雜，別爲札記，家之東偏有一書塾，余七歲就傅處焉。今於此繕寫，輒以題其卷云爾”。自記，原書序。按東塾類稿，爲先生自刻文稿，係屬散篇不記頁數，後有所作，亦隨時刻入，又復有刪改，故版刻字樣，略有不同，各家藏本亦互有多少。

七月，改訂所著公孫龍子注。原書稿本今藏先生第四孫慶貢許。

是年魏源（默深）來粵，張維屏松心詩錄，先生以舊作書海國圖志後所說質之，源大說，遂訂交，并屢改其書焉。本集書海國圖志後。

北上會試，同行者張瑞墀，馮焯如。自記。

道光三十年庚戌 四十一歲。

元日，游南昌螺墩。憶江南館詞。

抵京，寓番禺會館。自記。

是時始與柳與恩(賓叔)相見，贈以所著穀梁大義述一帙，徵先生之說採入，且徵爲序，四月作序報之。本集柳氏穀梁大義述序 月分據東塾類稿。

是時與莫友芝(子偲)相晤於書肆中。集外文與莫子偲書。

會試不第，自記，時候補京堂張錫庚(秋舫)奏請復開博學鴻詞科。清史稿選舉志。先生將出都，侍郎翁心存留之。擬具疏特薦，後禮部議格不行，清史儒林傳採集稿。

南歸，至江寧省墓，過清江浦，淮海兵備道桂文耀爲先生囑江寧縣出告示禁毀。自記，東塾類稿曾祖妣韓宜人墓告示碑陰記。

四月改訂所著公孫龍子注，有云：“尙須加注以發其義”。原書稿本，蓋有待於增訂也。

是年，虞必芳卒。自記。

十一月二十日，到河源縣訓導任，至惠州府城途考。自記。

是年，有摸魚兒詞，題云：“東坡江郊詩序云，歸善縣治之北數百步，少西，有磬石小潭，可以垂釣，余訪得之，題以此闋”。甘州詞，題云：“惠州朝雲墓，每歲清明傾城士女酌酒羅拜，坡公詩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余謂朝雲倘隨坡公仙去，轉不如死葬豐湖耳”。憶江南館詞。

是年張維屏編刊學海堂三集，先生所爲季諭詩文，有黑水入南海解一首，論語北辰解一首，大射所在考一首，月令考一首，牂牁江考一首，武功縣志跋一首，秋禊賦一首，園廬賦一首，錦雞賦一首，擬江

文通閩中草木頌頌粵草木並序一首，補楊孚南裔異物贊並序一首，
水車行一首，大水歎一首，論詞絕句六首。原書自序。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 四十二歲。

有咸豐元年元旦惠州寓舍作詩一首。遺詩。

元旦，游豐湖，有高陽臺詞，題云：“元旦獨遊豐湖，湖邊有張氏園林，
叩門若無人者，遂過黃塘寺啜茗而返。憶去年此日游南昌螺墩，不
知明年此日又在何處也”。憶江南館詞。

是時盜賊遍地，先生以當事者不問，木集與黃理崖書，正月告病歸。自記。
是年，撰學校貢舉私議一卷，有云：“人主所興治天下者，人材也，所
以教育人材者，學校也，取人材而用之者，貢舉也。是故學校貢舉之
法善，則得人材，而天下可得而治矣，其法不善，則不得人材，而以
治天下不可得也。昔朱子著學校貢舉私議一篇，指陳當時之弊，而
思變其法，自朱子之歿，至於今六七百年，天下莫不尊朱子，而朱子
之議卒未行也。今學校貢舉之弊，殆又甚于朱子之世，禮以海濱賤
士，蒙朝廷選爲學官，無以自効，到官兩月告病歸，輒仿朱子之意，
竭愚心著議一卷，不敢好高遠深博之說，庶幾切實可行，或有裨聖
治於萬一也。嶺南大學藏。

閏中秋，先生偕張維屏，金善茅（體香），杜游（洛川），珠江看月，有詩
紀之。遺詩。

是年，有百字令詞，題云：“市橋有水松大數十圍，雷折其榦，近根數
支獨活，望之如小山，旁一里許有陳將軍墓，相傳爲東晉人，張南山
先生與予來觀，欲築亭於樹下，先生賦詩，余填詞和之”。憶江南館詞。
冬，北上會試。自記。張維屏有詩贈行。張維屏松心詩錄。

是年作蔡樹伯詩集序。本集。按蔡樹伯名蕙清有抱齋詩草，年分據原書序。

咸豐二年壬子 四十三歲。

有正月二十二日入江南境寄小峰月湖碩卿三姪詩。遺詩。

三月十九日，有與碩卿姪書，畧云：“明歲恩科并加額，吾姪宜及今用功，以期上進，我自問今年必不中，所以仍來此者，以吾姪尚未舉於鄉故也。我此後決不再來會試，吾姪當努力，蓋今人之重科名，亦古人重門第之遺意，是以科名未可輕也。然我年過四十，又筋力漸不如前，頗覺場中辛苦難受，此後斷不踏棘闈矣。三場策題問小學，音韻，及禹貢水道，我十年來所學在此，各條對千餘言，可見讀古書於舉業未必無用，其獲雋與否有命存焉，可不計也”。原札今藏吾家。

會試不第，獨歸，謁孔林，至馬連屯，雨漲不能行，泛舟運河。自記。

四月，林昌彝（香鄰）爲作東塾類稿跋。原書。

有四月晦東阿舊縣題壁詩。遺詩。

五月，至金陵展墓，先生將以江甯縣禁侵毀告示刻石置諸墓前，族人以陰陽家言不可，乃獨刻一石置曾祖妣韓宜人墓前，有告示碑陰記。自記，東塾類稿。

過淮南遇大風。自記。

六月九日，游西湖，自記，有韜光詩。遺詩。

過富陽遇大風，舟幾覆，過玉山後屢遇大風。自記。

咸豐三年癸丑 四十四歲。

二月洪秀全陷江寧，清史稿文宗記，先生以先世爲江南上元人，乃重定甲辰年所編鑑前細雨詞及甲辰以後所爲詞，改題曰憶江南館詞；晚年復手自刪定。憶江南館詞陳宗頤跋。

三月三十日，撰先考知縣府君事畧附記。本集。

六月，讀晉書畢。自記。

是年，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成。自記，卷數據原書。

八月讀周禮，冬讀孝經畢。自記，月分據先生點讀江西本十三經注疏，今藏番禺吳氏，下同。

八月，撰說文聲表自序云：“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人言之語，以聲達意，聲者肖乎意而出者也。文字既作，意與聲皆附麗焉。象形，指事，會意之字，由意而作者也。形聲之字，由聲而作者也，聲肖乎意，故形聲之字，其意即在所譜之聲，數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離其宗焉。澧少時讀說文，窺見此意，以為說文九千餘字，形聲為多，許君既據形分部，創前古所未有；若更以聲部，因聲明意，可以羽翼許書。乃以暇日，為之編次，以聲為部首，而形聲之字屬之，其屬字之形第，則以形之相益為等級，以意之相引為先後，部首之音相近者，其部亦以類聚，依段氏古韻分為十七卷。其後讀戴東原書，知其嘗勸段氏為此書，謂以聲統字，千古奇作，竊自幸所見不謬於前人。又聞姚文僖公及張皇文、錢灝亭皆嘗為此，求其書讀之。錢氏書不可得，姚氏書改篆為隸，張氏書則為古韻而作，與澧所編之意不同，遂存此編，弗忍棄也。澧嘗欲為箋附於許君解說之下，以暢諸聲同意之旨，其後更涉他學，不暇為此，姑俟異日。古人有自悔其少作者，澧編此書，年未三十，然本昔人之意，非自出臆見，雖未必為奇作，世之治小學者或有取焉，不必悔也。其書有等級，故名曰聲表。吾友桂君星垣見而愛之，欲刻於版，而屬澧自序其意，遂筆於卷端云爾”。本集。年月據原稿序，今藏南海廖氏。

十月二十八日王太宜人卒，十二月葬於廣州大東門外長腰嶺之原。

自記。按本集先妣劉宜人事畧云：“禮以庶子，蒙宜人庇祐，無異所生”。女律遺箋文云：“長腰嶺有我慈母及汝九兄之墓”，蓋先生父翼亭公與大母劉別葬于馬嶺，見道光二十八年譜內。又按本集亡姪易宜人墓碑，有幼時爲宜人愛憐語，遺詩中有寒鶲曲一首，似爲思母之作。集外文有書陸朗溪一篇，其末段感慨系之，殆有離音之隱歟。

是年三子宗詢(孝彬)生，元配潘宜人出。陳氏家譜。

咸豐四年甲寅 四十五歲。

二月館於南海縣署，縣令胡湘(筠帆)延課其子鏡燕(伯蔚)，同壽(同生)。三月湘卒，乃解館歸，後二年爲作墓表。自記，本集。

三月，桂文鑑卒，爲作神道碑銘。自記，本集。

六月，賊陳顯良等攻廣州，番禺縣志前事畧，携家避居蘿崗洞，自記，洞東曰蘿峰，水石幽邃，時往遊憩，本集蘿峰書院記，有甲寅避寇蘿崗洞詩五首。遺詩。

是時讀周禮注疏，編漢儒通義，自記，有與趙子韶(名齊叟)書云：“宋元明儒者，自出己意，以說經義，竟無人於漢儒注內尋求義理，孰知鄭君之注義理，深醇如此耶。此絕學，宜共興之，暇時致書震伯，(黎永椿別字)約共爲此學如何”。本集。

八月歸里。自記。

十二月，四子宗瀛(孝堅)生，副室江氏出。陳氏家譜。

是年有祭湖北布政使梁公文。本集題下注代字，東塾頌蘿題下注代胡南海作。

沈伯眉詞集序。集外文。

咸豐五年乙卯 四十六歲。

正月十三日，得王宗深(倬甫)來書，自稱私淑弟子，并寄所著說文箋

疏數條就正，其一條云：“說文有轉誼不及本誼者”，舉尊字，先生復書以主字助証之，并謂：“廣東群盜蠭起，省城戒嚴，逾年未解，時事可憂；然憂之如何，閉門讀書而已，此禮之近狀也。近刻所著漢地理志水道圖說，因省城戒嚴，久未刻成，又有漢儒通義一書，采兩漢經師義理之說，分類排纂，欲與漢學宋學兩家共讀之尚。有未成之書二種：一則以荀子云：以淺持博，是大儒者也。儒學奧博，而無以淺持博之書，初學之士難得其門而入，故其道易衰。因欲取禮、樂、書、數、天文、地理之類，以其淺者粗闊門徑，啓導初學。一則讀鄭君之書，舉其宗旨，如詩箋有宗主，亦有不同，故異於許氏異義之學，亦異於何氏墨守之學。又如詩譜序云：解一卷而衆篇明，則知當時譏其繁者非也，六藝論云：孝經爲道之根源，則後世譏其支離者尤非也。此二書成，竊冀學術不至乖絕”。本集又先生嘗有與徐子遠書云：“小學者，古人十五歲以前之學也，十五歲以前，既明乎此，故十五而入大學，三年通一藝，三十而六藝皆通也。百年來儒者之治小學，爲唐宋諸儒所不及。然所著書往往精深浩博，但可爲知者道，中人之資不能領解，讀不終卷，而置之矣。澧嘗謂近儒之講小學，乃真白首而不能窮者，非古人所謂小學也，以漢儒之學之盛，而班孟堅尙以爲祿利使然，今求祿利者，既不藉此，而稍稍有志者，讀此等書，又苦不得其門而入，此學術所以不振，雖以乾嘉間大師數輩倡明之，而今已漸衰也。夫學問之事，莫難於入門，既入其門，則稍有智慧者，必知其味，而不肯遽舍，在夫老師宿儒引而入之，入門者多，則此道日昌，其能深造者爲通儒，不能深造者亦知其大略，而不致茫昧，而文學彬彬矣。故精深浩博之書，反不如啓蒙之書爲功較大，而獨恨百年以來

未有著此等書也”。又云：“近時碩學魁儒，著書精博者多，而可以開初學耳目者甚少，是以新學小生，一見古書，便驚若望洋，無由尋其門徑。澧前數年，即欲與侯子琴大令同著小學之書，極精深，而出以極粗極淺，庶幾可以開發初學，其實所謂小學者正是如此，能成此等書，其功正不少耳”。集外文。可見先生著初學編大旨，其書未成，僅成音學一卷，有四聲清濁，雙聲，疊韻，切語，字母五篇。先生自題記云：“昔時欲作初學編數卷，先作音學一卷，嘗刻於版，今失其版矣，此稿尚存，欲重刻之。丁卯小除夕蘭甫記”。傳鈔本。先生欲著初學編，蓋作始於辛亥年之前，其年張維屏贈詩，有小學尤專門，嘉惠到童稚之句，注云：“君以近儒小學書皆奧博，著初學編，於六書，訓詁，音韻皆淺言之，使初學易曉”。張維屏松心詩錄。

三月，廣州米貴，先生憶程恩澤陳鍾麟遺言，撰記師說二首。本集。

是年，編漢儒通義，讀周禮注疏。自記。

八月，讀宋書畢，十月，讀南齊書畢，讀梁書。自記，先生點校汲古閣本梁書，今藏南海黃氏，輯刻為毛本梁書校議一卷。

是年，劉寶楠（楚禎）卒，劉恭冕論語正義序，所著論語正義未成，遺命其子恭冕（叔俛）成之，並言當就正於先生。儒林傳採進稿。

是年侯度卒，為撰傳，並合前作侯康傳，題曰二侯傳。本集。

咸豐六年丙辰 四十七歲。

春，受知縣李福泰（星衢）之聘，纂修番禺縣志，分纂沿革前事二門。

原書。

正月初七日，讀列子。先生點讀江都秦氏石研齋刻本列子，今藏會稽石氏。

正月，讀陳書，二月初九日讀畢。自記，先生點讀汲古閣本陳書，今藏新會陳氏。

二月，讀南史，十一月讀畢。自記。

四月，讀周禮注疏畢，是月讀儀禮注疏。自記。

六月朔日，撰漢儒通義自序云：“漢儒說經，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倚，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學，發明訓詁，可謂盛矣；澧以為漢儒義理之說，醇實精博，蓋聖賢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謹錄其說，以為一書。漢儒之書，十不存一，今之所錄，又其一隅，引新觸類，存乎其人也，節錄其文，隱者以顯，繁者以簡，類聚群分，義理自明，不必贅一辭也。竊冀後之君子，祛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是區區之志也。若門戶之見不除，或因此而辯同異，爭勝負，則非澧所敢知矣”。原書序。

是年，據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京官得國子監學錄銜。集外文自述。按自述無年分，茲據集外文與丁仲文書云：“咸豐六七年間數科據選到班，自願選此，遂不赴選”，謹編於此年。

是年作胡金竹鴻桷堂集序。本集。年分據原書序。

是年作有感詩一首，白蟻行一首，這詩，蓋感時事作也。

咸豐七年丁巳 四十八歲。

四月，答燕樂考源，後金銀為改名聲律通考，八月成書，凡十卷。

自記，本集與曹葛民書，卷數據原書。

是年女律生。先生有女律，遣龔文云：“昔我初為律呂之學，而未通曉，連夜不眠，忽然而悟，聞汝母產汝呱聲，遂名汝曰律”。本集。

七月，編錄二十年前學算時舊藁為弧三角平視法一卷，撰自序云：“弧三角圖以斜視繪之，則諸綫皆見，然初學者每苦其繁密。歷象考成有一圖，以平視繪之，使一角對圓心角，旁兩弧變為直線，兩弧之

正弦正切，皆與弧合爲一線。竊取此法，以繪正弧三角諸圖，則簡而明矣：凡十六法，綜而核之爲四法，則更簡明矣。斜弧三角作內外垂弧，仍以正弧三角法算之，故不復作圖也。此余二十年前學算時舊稿，今錄而存之，以授初學者”。原書序。

是年蓋有論印詩五首，和張韶臺孟蒲生（名鴻光）刻印，并簡蒲生八首，自注云：“余自幼喜刻印，後以惜目力不爲也，近來復不喜爲詩，今年恆過蒲生，乃稍刻印。又以韶臺索和，率成八絕句以塞責耳”。這詩先生又能鑄銅印，爲人書便面常鉛陳澧二字白文方印，即自作也，今藏先生第四孫慶貞許。

九月，英吉利兵攻省城，十月攜家寓城內豪賢街梁國琦（小韓）家。自記。十一月，城陷，番禺縣志前事略，又挈家避於橫沙村之水樓，題曰崇雅樓，爲之銘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毛公詩序，實感愚心！正義有言，‘崇雅示法’，我名斯樓，自勗志業。”本集。

是時有二石詠二首，敵子謠二首，得蘓江書卻寄一首，戲作少年從軍行贈桂均一首。遺詩。

是時英兵據粵秀山。學海堂文瀾閣皆燬，皇清經解刻版缺失過半。集外文重修學海堂碑。

先生自言，“賊亂，夷亂，家計不給晏如也。”集外文自述

十月，校訂桂文齋席月山房詞，並爲之序。本集 年月據序文原編。

是年讀儀禮注疏。據先生點證本。

是年爲張維屏作珠海老漁圖記。原圖今藏吾家。

是年陳應奎（文垣）卒，後其弟子張兆棟（友山）官兩廣總督，請於先生爲作傳。本集。

是年鄭獻甫(小谷)來粵。本集象州鄭君傳。

咸豐八年戊午 四十九歲。

寓橫沙水樓。自記。

是年，漢儒通義刻成，自記。有與黎震伯書云：“僕虧橫沙，景况粗適，漢儒通義刻成，惟未暇校對，多年費心力爲此書，值此兵燹，故先印數部，分存諸同人處，將來校對未遲耳，寄上一部，請看一遍，有誤處記之，將來示知改刻，其分類處時時移易，遂有本不誤而誤者，須核其上下文也。百餘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其言曰不解文字何由得其義理，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僕之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宋門戶，於鄭君朱子之學皆力爲發明，大約十年乃可成耳。訓詁，聲音，算術，律歷，地理之類，皆儒者之事，然必專門，乃能精通，僕未能也。故欲吾弟及諸友各專習其一，若夫義理則人人皆當知之，非可以分而習之者矣。所望吾弟及諸友皆勉成學業，雖時事日非，而不改常度，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本集。

是年始著學思錄，自記，有自序云：“余少時志爲文章之士，稍長爲近儒訓詁考據之學，三十以後，讀宋儒書，因而進求之論語，孟子，及漢儒之書。近年五十乃肆力於羣經子史，稍有所得，著爲一書。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乃題曰學思錄云”。集外文。又嘗有與胡伯蔚書云：“僕近年爲學思錄，惟鈔撮羣書，不成著述之體，欲待二三年後乃編定之，今內度諸身，外度諸世，不可復緩，然且及今爲之，猶恐汗青無日，爲一生之遺恨，今以識著之大旨告足下。僕之爲

此書也，以擬日知錄，足下所素知也。日知錄上帙經學，中帙治法，下帙博聞，僕之書但論學術而已。僕之才萬不及亭林，且明人學問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聞，近儒則博聞者固已多矣。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爲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者也。天下人才敗壞，大半由於舉業，今於此書之末，凡時文，試律詩，小楷字，皆痛陳其弊，其中發明經訓者，如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原，言之尤詳，則吾意之所在也”。本集。

四月，讀儀禮注疏畢，讀禮記注疏，讀呂氏春秋，再閱朱子文集，讀周書，北齊書，隋書，讀杜詩。自記。

是年，有與趙子韶書云：“百年來崇尚鄭學，然浮慕其名者多，真識者甚少。僕近讀三禮注，確知經學必宗鄭氏，千古無匹，千古無弊，許叔重何邵公尚不能及，若不整齊爲一部大書，何爲崇尚乎，何以示後之學者乎。故欲諸君成之”。本集。蓋欲輯鄭氏遺書也。

六月，女雅生。本集女雅曠志。

是年，有與黃理厓書云：“辱寄新詩，辭深意美，吟誦反復，爲之慨然！亦欲以詩奉酬，以久不作詩，強而爲之，不能達意，不如質言之也。來詩云：‘生才有用原天意’，又云：‘君如不出虛人望’，此二語，澧不敢當；且澧亦非不欲出者。澧於癸巳歲會試入都，人謂宜得一甲翰林，澧則願得縣令，或有益於一方，及屢試不中，大挑又不得縣令，而得教官，然亦未嘗不樂，以爲不能治民，猶可以教士，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士習而起者。及選授河源訓導，則盜賊遍地，不可一朝居，而當事

者不問，遂告病而歸；未幾河源令遂爲賊捉去矣。是年復北上會試，以皇上初政，欲得一第，或可以自効。禮真非不欲出者，而又不中，至是而始有不出之意也。近年揀選知縣，至澧所中壬辰科，然盜賊半天下，又加以夷寇，若當此時而出，則宜有戡亂之才，且有其才，尤當有其權，澧無才，縣令官又卑無權，聽人驅策，而又不知驅策者爲何如人也。若陶淵明謂弦歌爲三徑資，此爲貧而仕，亦猶行古之道。然而干戈之地多，弦謳之地少，謂之何哉？讀書三十年，頗有所得，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既不能出，則將竭其愚才，以著一書，或可有益於世，惟政治得失，未嘗身歷其事，不欲爲空論。至於學術衰壞，關係人心風俗，則粗知之矣，筆之於書，名曰學思錄。來詩所云，澧誠不敢當。然天之生才，使出而仕，用也，使之隱而著述，亦用也。但有棲託之地，陋室可居，脫粟可食，著成此書，生平志業，亦粗畢矣。此意自非二三知己，不欲妄以告人，以先生廿載舊交，因來詩之語，傾倒罄盡，以代酬答之章。復有近刻拙撰漢儒通義一書，值夷亂尙未核定，今先以呈教，其有疏舛尤望指示爲幸”。本集。

七月，胡錫燕爲作漢儒通義跋有云：“先生昔著此書，錫燕在廣州與棱翹之役，嘗手鈔一本携歸長沙，近以夷寇陷廣州城，來觀生於橫沙村舍，適此書刻成，乃覆棱一過，而書其後”。原書跋。

七月，作續紝如曲續程侍郎作一首，再續紝如曲一首，避寇寓橫沙作一首。遺詩。

八月，作十五夜詩一首，十八夜一首，十九夜一首，廿一夜一首，廿二夜一首。遺詩。

八月，畫山水紝扇，自題云：“雲捲樓台出天上，風飄鐘磬落人間，戊

午八月崇雅樓戲墨”。原蹟今藏吾家。

九月，膺十三誦，爲長子宗謐娶婦張氏。自記。

十月，膺橫沙小園。自記。

十月，撰聲律通考自序云：“周禮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言聲律者，此兩言盡之矣。自漢以來，至於趙宋，古樂衰而未絕，惟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有工尺字譜，而不知宮商角徵羽；余懼古樂之遂絕也，乃考古今聲律爲一書。蓋自周禮三大祭之樂，爲千古疑義，今考唐時三大祭各用四調，而周禮乃可通，以此知古樂十二宮，本有轉調，又據隋書及舊五代史而知梁武帝萬寶常皆有八十四調，宋時姜堯章最爲知樂，乃謂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琵琶，近時凌次仲著燕樂考源之書，遂沿其誤矣。又古樂十二律立法簡易，後人衍算術，說陰陽，皆失其旨，今爲辨正，以祛其惑。至唐宋俗樂，凌氏已徵引羣書，披尋門徑，然二十八調之四均，實爲宮商角羽，其四均之第一聲皆爲黃鐘，凌氏於此未明，故其說尙多不合。且宋人以工尺配律呂，今人以工尺代宮商，此今人失宋人之法，律呂由是而亡，凌氏乃以今人之法駁宋人，此尤不可不辨者也。若夫古今樂聲高下，則有隋志所載歷代律尺，皆以晉前尺爲比，而晉前尺，則有王厚之鐘鼎欵識傳刻尙存。今依尺以製管，隋以前樂律，皆可考見。宋史載王朴律準尺，亦以晉前尺爲比，又可以晉尺求王朴樂，由是以王朴樂求唐宋，遼金元明樂高下異同，史籍俱在，可以排比句稽而盡得之矣。至於晉泰始之笛，可仿而造，唐開元之譜，可按而歌，古器古音，千載未泯，更非徒紙上之空談也。自念少時，唯好世俗之樂，老之將至，因

讀凌氏書，考索古籍，覃思踰年，始得粗通此學，其中參差變易，紛如亂絲，細如秋毫，故多爲圖表，使覽者易明焉。繕寫甫成，再值兵燹，幸未亡失，當此亂離之際，何暇言樂，惟當存此一編，以今曉古，以古正今，庶幾古樂不墮於地，其有疏謬，俟知音者正之爾”。原書序。

十月，有題畫絕句十首，冬日和沈伯眉移居一首。遺詩。

是年，有自橫沙過必衝詩一首，贈招培北海一首，自題所著書後一首。遺詩。

是年，作招太冲詩文遺稿序。本集。

是年張祥普卒，爲撰墓碑銘。本集。

咸豐九年己未 五十歲。

寓橫沙小園。自記。

有正月十八日橫沙閒步至沙背作詩。遺詩。

是年讀禮記注疏，讀陶淵明詩。自記。

三月，往香山閱縣試卷，自記。五月歸橫沙。先生點讀本禮記。

六月，長子宗誼吐血，七月止。自記。

是年，有復王峻之（名國瑞）書云：“足下向來有志讀書，僕以爲不易得者，來書以不能相聚爲憾，僕亦謂然也。但既有志讀書，則當以讀論語爲先，僕之教子亦如此，足下之所知也，每日讀論語朱注一章，以聖賢之言爲今日侍側親聞，肅然敬聽，句句字字，詳細思釋，引而入於身心，實而驗之今日之事。如此數十日，見識自高，且人品亦因之而高，至一部論語讀畢，便非同常人矣。每篇次第讀之，不可凌亂，不可間斷，心有所得，記於書上，心有所疑，亦記於書上，將來相見，即可以質問，此最切實最簡易之功，且非僕所創設，僕向來不自

立一說，此乃程朱之說，朱子言，雖孔子復生，數人亦祇如此，但無人肯遵其法，只爲時文起見。僕嘗謂世人謂四書，非讀聖賢語，乃讀時文題目耳，張南山先生甚以此言爲然。小兒宗誼一病將兩月，今甫痊愈，而虛弱極矣。僕每日功課如常，讀禮記注疏五葉，餘力則著學思錄，每讀書有得，則告子詔，居鄉甚樂，不欲回省城也”。本集。

是年有與友人書云，“僕讀書三十年，今乃知讀書之法，甲部則注疏朱子四書，說文，廣韻。乙部則正史，通鑑。丙部則周末諸子，宋五子，陸象山，本朝顧亭林陸清獻，丁部則文選李杜蘇韓集，此外雖流覽，不敢棄也。四部書以甲部爲主，甲部浩博，約之以鄭朱之書，再約之以孝經論語，約而又約則學而一篇而已，此後如得讀書廿年，壽至七十，所學或粗可成也”。集外文。

八月，歸城中舊居。自記。

九月十五日，長子宗誼卒，年二十有一，葬於廣州大東門外長腰嶺之原。先生有長子宗誼墓碣銘，本集。先生感憤時事，益以傷悼，因得手足風痺之疾，行狀亡兒暮年祭文有云：“汝有志學問，以古賢自期，我於窮老晦亂之時，獨守所學，而汝和之。嗚呼！人世茫茫，性情相合，學問議論相契者，千萬人中無一二，不意近得於子也。行年五十，無事不屯蹇，惟此爲平生最得意事，而一旦失之，能不悲哉！”本集。與楊黼香書有云，“長子死今將十年，偶一念之，猶爲淚下。是時所見之物，皆有悲態，所聞之聲，皆有悲音，漸至竟夜不寐，以酒取醉，乃暫時合眼，食飯不下，減半食後數刻，化爲酸水上湧，以手自擦，兩腮如布囊而空中者。偶見朋友語言恍惚，李碧齡與澧書云，‘君之子死，而君痛之如此，君死，君之父在地下其痛如何，君念子，又不

念父耶！弟得書驚起，後漸自排解，又得陳曉村所贈鹿茸丸藥方製而服之，兩肺內復實，能飲能食，然精神不復如舊，以至於今，事事忘記，觀書三兩日卽忘，俗事一日半卽忘矣”。東塾剩稿，沈伯眉詩集序云：“余喪長子慟而病瘠”。集外文，知先生哀痛者深矣！

先生嘗以翼亭公所讀資治通鑑課長子宗誼讀之，且曰當以此傳家，子孫讀書者必讀一過，宗誼讀未畢而死，復課次子宗侃及兄孫慶修（念孫）讀之，遂以傳鑑名堂，並爲之記。本集傳鑑堂記。先府君所讀資治通鑑書後。

先生自己酉年刻東塾類稿，此後復隨作隨刻，自是年間乃改題曰鍾山集。南海廖氏藏東塾稿，內夾有鍾山集三篇，一爲長子宗誼墓碑銘，當是本年作，一爲鄭氏全書序，末署咸豐十年十月，一爲郭特夫地圖序，末署同治二年十月，板心均題鍾山集卷二字樣，惟咸豐七年作崇雅樓銘，仍題東塾類稿據此鍾山集之改名，大約此年間事。又新會陳氏勸學書屋藏陳樹楠與梁鼎芬手札謂：“僕處有東塾類稿，鍾山集”。似鍾山集不祇此三篇也。

十一月，編朱子勸學語，刻之。自記，有與趙子韶書云：“向來欲爲朱學管窺一書，今檢亡兒手鈔語類一冊，此正僕所欲爲管窺者也，泣然久之，乃先爲此編，題之曰朱子勸學語，凡五卷，第一卷已付第三姪孫鈔寫，數日後可送覽，真可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矣”。本集，又有與友人書云，“向來自以爲學思錄，論朱子之學，只能舉其大綱，王白田之朱子切要語，又專爲排陸王而作，欲別鈔切要語一篇，昨閱亡兒所鈔朱子訓門人語，觸其素志，今欲先鈔此編，而後爲學思錄，祈暇時檢齊僕處之朱學小錄付來，其一種係鈔語類者，一種係鈔文集，皆須翻閱而去取之，大約以勸學爲主，而不鈔其深博者，

朱子之博學，僕於學思錄發明之，此切要語不必及耳”。集外文，後改名曰朱子語類日鈔，署曰鍾山別業叢書。原書。

先生嘗啟宗誼以朱子讀論語法，每日一章，宗誼輒以其意記於卷端，未卒業而死，大都以論語之言，自責自奮，先生乃爲編錄，成讀論語日記一卷刻之。本集長子宗誼墓碣銘，亡兒墓年祭文，按原書未刻撰作入名，尙留墨塊，據墓碣祭文知爲宗誼所撰，祭文又謂汝讀論語日記之語，寫成一帙，將來附刻我所著書後，當是咸豐辛酉年後，始付刻也。未詳何年，附記於此。

是年爲鄒伯奇作學計一得序。本集。

是年張維屏卒，爲撰墓碑銘，吳廣照(雲門)卒，爲撰墓碑銘。本集。

咸豐十年庚申 五十一歲。

有二月陳朗山(名良玉)招集浮邱寺詩四首。遺詩。

二月，讀禮記注疏畢，讀論語皇疏畢。自記。

三月，讀孝經詩疏唐書。本集。

三月，往東莞主講龍溪書院。自記。

是年有與趙子韶書云：“數年來欲寫定鄭君諸書，總無暇日，今當請諸君共成之，僕尙精神也。近人輯本猶在敝篋，時事亦可支持，書本不多，七八人分而校之，兩月可畢，刻之百金可了。煩檢漢魏遺書鈔內鄭君書共幾種寫一單寄來，俟學海堂春課畢，即屬諸君寫校。吾弟必當任一二種，速速成之，僕以得見爲快也。已擬凡例數條，再面商乃可定”。本集。

閏三月初八日，往遊羅浮山，十一日歸龍溪，有遊羅浮山記。集外文。

是時，有醉吟商詞，題云：“龍溪書院門外見羅浮山”。憶江南館詞。

閏三月，總督勞崇光(辛階)聘總校補刊學海堂經解事，乃歸省城，自記。

設局於西關長壽寺。遺詩。同總校者鄭獻甫譚鑑孔廣鏞（懷民）。南海孔氏家
譜孔廣鏞總校皇清經解私識。

是年有復王峻之書云：“聞月二十九日得來書，知一路平安為慰。僕至龍溪半月，遊羅浮而歸，甚欲如來書所云得好古之士，但忽忽未能知也。有一童生劉性善來問程朱所說敬字，僕甚奇之，以朱子書示之，渠讀至不重科舉之說，又疑信參半矣；然此人想可以引進耳。足下之好學，真不可多得。今讀論語更宜於正文小注，字子細咀嚼，以切已體認，一日一章，不可欲速，有不知，以書來問，兩三月後，僕當以一書相示也。僕以刻皇清經解事，不能不急急回省城，頗戀龍溪風景也”。本集。

是年，刻聲律通考。自記，此書初印本題鈴山別業叢書，後彙輯東塾叢書，遂削去也。

是年，刻開成石本孝經。懶記。

四月，殷保康為作聲律通考跋有云：“昔保康受業於番禺陳蘭甫先生，時先生方著聲律通考，今此書已成，保康請任剞劂，先生授以定本，寫刊校對三閱月而畢”。原書跋。

五月，女雅以驚風死，作女雅擴志。本集。

有六月二十四日陳奎垣（名起榮）招同譚玉生，陳朗山，鄒特夫集長壽寺詩。遺詩。

九月，朱子語類日鈔五卷刻成。本集亡兒期年祭文。

十月，撰鄭氏遺書自序云：“孔子刪述六經，而鄭康成氏為之注。其細者訓詁名物，其鉅者帝王之典禮，聖賢之微言大義，粲然具備。其於先師之說，有宗主有不同，讀而辯之，家法至善，傳之百世而無弊；又於緯候之書，歷數律令之學，莫不貫綜，是亦所謂集大成者也。自

魏晉至隋唐數百年，朝廷之議論，儒生之講誦，得所依據，聖人之道，不墮於地，惟鄭學是賴。雖王肅許敬宗輩，妄肆訕毀，無傷日月。至孔賈義疏頒行，乃盛極而寢衰焉。宋儒代興，朱子猶稱述鄭學，洎元明而遂衰絕。然王伯厚采集易注，實鄭學復興之兆，本朝儒者講漢學尊鄭氏，此則無往不復之道也。毛詩之箋，三禮之注，炳如日星，其餘佚書，近人輯本，亦已粗備，然各家刊行，無所總會，又采輯不盡精審，誣古人而誤後人者，亦有之矣。澧與同學諸子，竊嘗論此，諸子乃取諸書輯本，重爲校定，削其虛謬，存其真確，各殫心力，至詳至慎。又取詩箋禮注善本，繕寫齊整；服氏左傳解誼，鄭君既有所授，則爲附錄，史傳軼事，以至後代碑文祀典，彙集於後，編寫既成，題曰鄭氏全書。今而後讀鄭君書者，無復遺憾，則諸子之功也。若夫讀鄭君之書，尤必志鄭君之志，學鄭君之學，澧願與諸子共勉之”。

本集，年月據鍾山集。

是年間，撰默記一卷，有云：“予之學但能鈔書而已，其精者爲漢儒通義，其博者爲學思錄，其切摯者爲默記，不復著書也”。原書此書爲先生未成之作，每條間有紀年，均庚申辛酉間所記，謹編於此。

是年，沈世良卒，沈澤棠繼作隨筆，先生爲作詩集序。集外文，

是年，作亡兒期年祭文。本集。

十月俞文紹（麟士）借先生與徐灝藏本天發神讖碑重摹刻石，先生有詩紀之。遺詩。

咸豐十一年辛酉 五十二歲。

二月，撰孝經紀事自序云：“孝經論語聖人教人之書也，而孝經尤簡約。朝廷以此試士，本以聖賢之教教天下，而士但以爲考試題目而

已。世之勸人爲善者，乃至取巫覡語而刊布之，不亦慎乎。古人尊信孝經之事，羣書所載甚多，今取其見十七史者若干條，鈔而刻之爲一卷，其餘者更俟後刊焉。東塾刺稿

五月，爲鄭獻甫作補學軒文集序。本集，鈔本題下有“咸豐十一年五月”七字。

六月，作蘿峯書院記，本集，鈔本題下有“咸豐十一年五月”七字。

六月，讀詩疏畢。自記，有讀詩日錄一卷。編首有先生書：“精語時時讀之”六字。原書。

六月，讀論語，八月畢，據先生點讀本。

是年，讀新唐書，新五代史，陶淵明詩，陸宣公集，戰國策國話；讀孟子分類讀之。自記。

九月，讀尚書正義，十一月畢。自記。

九月，英兵退出省城。番禺縣志前事畧

十月，撰朱子語類日鈔自序云：“朱子之學，衰絕近百年矣！澧早年涉獵世學，不知讀朱子書，中年以後始讀之。以語類繁博，擇其切要，標識卷端，冀可尋其門徑。亡兒宗誼鈔爲一帙。是時方避夷亂，寓居橫沙。踰年宗誼死，乃檢取所鈔增損排類分爲五卷。嘗考四庫存目，鈔朱子語者，凡十餘家，提要皆頗貶抑。蓋道學風氣盛時，或依附以沽名，或爭辯以求勝，故無取焉。惟元和顧千里鈔語類爲一編，名曰遜翁苦口，然聞其名，未見其書，蓋成書而未刻。澧爲此編，初亦不欲示人也。嗚呼！兵燹流離之際，獨以舉世所不談之學，父子相與講誦於空江寂寞之濱，其迂拙可笑矣。其子又短命而死，暮年屯蹇，又可悲矣！近年頗有著書，然其成不成，正不可知？此編簡約，今以付刻，冀有因此而讀朱子之書，爲朱子之學者，則吾將釋悲而爲喜也”。

原書序。

十一月，讀爾雅正義十二月畢。自記。

是年，讀淮南子論衡鹽鐵論。自記。

是年，吳嘉善（子登）赴江南掌教算學，李善蘭年譜，先生作序送之。本集送吳子登太史序。

是年，有許玉彬冬榮館遺集序，集外文，並爲作墓碑銘。本集。

是年，有題半帆亭修禊圖詩。遺詩。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 五十三歲。

是年，補刊學海堂經解藏事。原書卷首。

是年，管義倉買倉穀。自記。

是年，讀春秋三傳疏史記漢書後漢書。自記。

是年，著學思錄。自記。

是年，有與楊黼香書云：“兩年以來，書間久疏，然南北相隔雖遠，精神固息息相通也。聖主登極，兩宮垂簾，天下雖亂，而朝廷清明，大兄必有切至之言，封章入告，弟遠在海濱，恨不得聞其一二耳。弟近年以幽憂之疾，右手風痺已久，去冬稍減，而轉入左手，加以精神銷亡，讀書都不記憶，自分無用於世，但存視息幸矣。以此嚴定課程，併力撰述，十年來著一子書，通論古今儒學得失，關乎世事盛衰，此生平事業所在，但身世如此，成與不成，正不可知。前年伏聞先帝駕幸熱河，竊取陸宣公翰宛集讀之，爲之下拜。去年伏聞兩宮聽政，竊取司馬文正公傳家集讀之，又爲之下拜。此兩集者，實今日之龜鑑，草莽腐儒但能讀之而已。吾兄雖未居陸公之位，然天下之事，宰相能行之，御史能言之，盍取兩集中議論切於今日者，條陳入告，

天下幸甚。想不以爲習見之書，而哂弟之淺陋也”。本集。

九月，鄭獻甫歸粵西，先生買舟置酒相送於花埭，自記。鄭獻甫補學軒詩集並作詩五首贈之。遺詩，先生嘗請獻甫書千仞庵扁，自爲之銘曰：“灋千仞深且清，不受塵垢管虛明，投以一誠見外形，淮南之說感余情！念昔先人賜嘉名，是之取爾敢不承。擬構一庵前兩楹，貞友書榜我勒銘”。本集。

是年王國瑞始館於先生家。王國瑞學蓬軒集。

是年，有送馮鐵華序，本集。

冬，重修學海堂成。自記。

是年，翁心存卒，其子同書(藥房)同龢(叔平)以行述年譜，請先生作神道碑銘。本集。

是年，馮玉衡(尹平)卒，爲作神道碑銘。潘銘憲(季文)卒，爲作墓碑銘，梁樹功(豆村)卒，後三年爲作墓碑銘。本集。

同治二年癸亥 五十四歲。

是年，刻考正德清胡氏禹貢圖一卷，二月，撰序云：“古今說禹貢者，未有如胡氏確指之善者也。惟胡氏著書，當康熙之初，內府地圖猶未頒布，乾隆地圖更遠在其後，胡氏所據皆明以前地圖，故其書甚博，而圖未精也。余既得康熙乾隆地圖，繪成漢書地理志水道圖，遂欲爲禹貢圖，而眼昏不能繪矣。乃爲條例，使兒子宗誼繪之，未及成而宗誼死。今補綴以成完帙，刻之以附吾書之後焉”。原書序。

是年，有木棉花盛開邀張南先生梁章冉譚玉生許青皋金芭李研卿(名應田)諸君集學海堂詩。遺詩。

四月，讀春秋三傳畢，讀易疏，僞古文尚書疏，孟子疏，三國志，宋史，

九月十八日讀注疏畢，讀文子，楚辭，易本義，詩集傳國風。自記。

五月，畫着色並蒂蘭便面爲梁國琦（小韓）壽。原蹟今藏吾家，先生自題云：

“同治二年五月畫並蒂蘭，爲韓翁暨夫人雙壽”凡十八字，有蘭甫二字長方朱文印。

是年，著學思錄。自記。

是年，有送高寄泉序，本集，重修學海堂碑，祭阮太傅文，集外文，十月作鄒特夫地圖序。本集，此文年月據鍾山集。

十二月廿一日，納副室潘氏。自記。

是年，有題陳璞（古樵）畫學海堂重開對酒圖詩一首。陳朗山之官通州瀕行見示詞集奉題一律，即以贈行一首，題馮鐵華山堂話別圖一首，遺詩。

同治三年甲子 五十五歲。

二月，廣州士紳集款重刻阮元所修廣東通志舉先生任總核事。原書卷首，

是年讀宋史。自記，

三月，受總督毛鴻賓（寅庵）巡撫郭嵩濤（筠仙）之聘總核廣東輿地圖事。自記，先生爲訂其凡例。集外文，同核者，鄒伯奇、徐灝、趙齊卿、桂文燦（子白），設局於廣州府學宮，本集趙子韶墓碑銘。

是年，有復胡伯蘓同生兄弟書。本集，

同治四年乙丑 五十六歲。

是年督學劉熙載（融齋）來粵，番禺縣續志，相見講學甚契。本集送劉學使序，

是年，讀宋史，素問，遼史，易疏。自記。

閏五月，畫水仙靈芝便面。原蹟今藏吾家，

六月，次子宗侃考取縣學生員。自記，

冬，學海堂新構書齋落成，會先生請於巡撫郭嵩濤復行專門課業之舉，以三年為期，各習一書，先明句讀，此學記所謂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故名曰離經辨志齋，並為之記。學海堂志，本集離經辨志記，是年作蘇時學（爻山）墨子刊誤序，吳嘉寶（子序）尚納廬詩集序，上巡撫郭公書，本集，二序年份據原書序。是年，趙齊栗卒，為撰墓碑銘，梁紹獻（槐軒）卒，為撰傳。本集，

同治五年丙寅 五十七歲。

四月，讀通典。先生點讀廣州大活字本通典第一冊卷五末，有丙寅四月初六日七硃字，第二冊卷十末有四月十四日五硃字，第三冊卷十五末有四月十九日五硃字。

五月，巡撫郭嵩濤歸里，有送郭撫軍序本集，並與何□□（伯英）王拯（少鶴）吳嘉善（子登）丁日昌（雨生）陳璞（古樵）諸人餞於荔灣，畫荔灣話別圖，先生為之序。本集，

五月，督學劉熙載引病歸。番禺縣續志，有送劉學使序。本集，是年，有復鄭小谷書云：“前月接手書得悉近況，身其康彊，納婦吉子克家，真可喜慰。澧承乏地圖之役，歲杪當可藏事，尙有修縣志之役，以衰暮之光陰，為此等事，分著書之精力，徒以薪水故耳。郭撫軍以賤名及鄒特夫秀才列於薦章，而不以告，所幸疏入不報，否則被召固憚遠役，而申飭亦覺赧顏也。郭公所請授者，國子先生也，劉學使聞之，來問入都否，澧對以一縣兩教官，尙不能與諸生講習，况國子先生，如此之多，豈能開口說經史事耶，學使深以為然。來示云，取所著書而排比之，輒有疑沮，因恨不能購盡天下說經之書，此則時與地所限，無可如何，近日江南舊家遺籍散出者甚多，丁雨生都轉自兩淮回粵，以所得書目見示，令人艷羨，澧考聲律購求陳陽樂書

不得，而丁君有之，許以見贈，既欣喜而又慨歎，我與書之不易相值，我又老矣，不能多讀矣。向來有好談論之病，然對俗人淺人不可談，對迂人不可談，對少年人不可談，對生客貴客尤不可談，近年少可談之處，思故友於九京，望先生於千里，何處寫我心哉”。本集，

六月，撰學海堂續志自序云：“月亭先生撰此志，今將三十年，中更兵燹，復有前後小異，不可以不記，輒爲續之，其不必續者不贅也”。

原書序，蓋續記於原志每篇之後，以續字別之。

是年，有與胡伯蘓同生兄弟書，畧云：“學思錄稿，已一尺餘，所當錄者猶未及半，大約明年乃可專力於此。學海堂花木甚茂，新構一小齋，頗得佳趣，夏日常至避暑，乃八月間因腹疾以致頭眩耳鳴，眠食俱減，醫者不能療，頗有自危之心，自檢醫書服羌附乃愈。粵省已無兵事，然愈可憂，能再來粵否”。集外文，

是年，有李光廷(恢垣)廣元遺山年譜序，本集，年份據原書，

是年張樹珊卒，後其弟樹聲(振軒)官兩廣總督，請於先生爲作神道碑銘。本集，

十一月，爲王五福(嚮亭)作六十壽序，集外文，并贈詩一首遺詩，

同治六年丁卯 五十八歲。

是年，辭地圖局事。自記，

是年，著學思錄自記，

是年，讀通典，後漢紀，世說自記，先生點讀本通典第十四冊卷六十七末有丁卯正月初八日七字硃。

四月，撰申范自序云：“嗚呼！千古之至冤，未有如范蔚宗者也，殺其身，殺其子姪，誣以謀反，誣以不孝，誣以內亂，舉人世之大惡，無一

不備，當時之人誣之，後之史家載之，讀史者從而唾罵之，千百餘年於茲矣。澧讀宋書南史而疑其冤，及讀王西莊氏十七史商推，言蔚宗不反，歎爲先得我心，而以其說猶未盡也，復取宋書南史讀之，平心考核，誣妄盡出。蓋蔚宗負才嫉俗，驟蒙恩寵，而不自防檢，其甥謝綜與孔熙先謀反，蔚宗知之，輕其小兒，不以上聞，遂被誣害以死，乃爲書一卷，以暢西莊氏之說，辭繁而不殺，語質而不飾，如讞大獄，不可不詳且實也。夫三代以下學術風俗，莫如後漢，賴有范書以傳之，袁彥伯後漢紀不及也。其書大有益於世，而著書之人，負千古之冤，安得不申之，以告世之讀其書者哉。故其編者，所以申范蔚宗也，即所以尊後漢書也，惜乎吾不及見西莊氏而就正之也”。原書序。是年，撰琴律譜一卷，有云：“儒者欲知樂，宜先學琴，若言樂理，而不習其器數，則空談而已。學琴者，學知五聲十二律，非學指法也。余著聲律通考，於琴之聲律，已言其大略，今復爲譜詳著之，學琴者可一覽而明，而工於指法者，亦可於此以進於儒者之藝。此一卷書，即古經傳五聲十二律之義疏云爾”。原稿卷端標題下有丁卯六月二十四日七字，今藏先生第四孫慶貢許。

秋，運使方灝（子箴）創設菊坡精舍，請先生任掌教。自序先生以經史文筆分題課試，一歲三十課，每課期諸生來聽講者恆數十人，既分題而講之，遂講讀書之法，取顧亭林說大書行已有耻博學於文二語，揭於前軒，因而申之曰，博學於文，當先習一藝，韓詩外傳曰，好一則博，多好則雜也，又申之曰，經史子集四部皆學也，而當以經爲主，尤當以已有耻爲先，本集菊坡精舍記並選錄諸生課藝爲菊坡精舍集陸續付刻。菊坡精舍集塵廷相跋。

是年鈔張維屢遺詩二百餘首，爲聽松廬詩略二卷。自記，本集聽松廬詩略序。

是年作新修廣東山川神廟碑，重修三大忠祠碑，本集題下注代字，
是年次子宗侃科考一等。自記。

同治七年戊辰，五十九歲。

正月，使女嫗以墨點積成法，重摹秦琅琊臺刻石，刻置學海堂，并爲題記。番禺縣續志，復詳跋於新拓本後。本集，先生嘗重摹泰山秦碑殘字孔林二墳石刻二種，題記無年月，謹誌於此。

正月，巡撫蔣益澧（香泉）奉旨赴陝，臨別乞爲贈言，先生作序送之。
本集送蔣香泉撫軍序，

是年，再讀孟子。自記。

是年，刻切韻考五卷。自記。

是年，丁日昌以宋本陳暘樂書寄贈，莫友芝爲篆題陳氏樂書於卷首，並贈以所著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帙，先生復書答謝。集外文復丁雨生書與莫子偲書。

五月三日莫友芝來書，並寄所寫楹聯直幅各一件，詩草一冊。就正原札云：“愚弟莫友芝頓首再拜。蘭浦先生有道侍右。憶二十年前，京師廠市一奉雅談，極有微尚之契，惜忽卒分手，常耿耿於意中，客晚口，曾於友人案頭，見大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其穿貫古今，海內無匹。既識高足馮竹孺，又故人高碧湄經過，並娓娓極道先生文行，尚未能走奉一簡，以達馳仰之忱，乃蒙惠札先施，殷勤周摯，且於區區箋異短篇，獎許逾分，固河海不擇之量，毋亦爲他人欺飾，不察其中之無有耶，奉頌數過，惟益懸悚。友芝僻處窮鄉，苦無師法，自南中用兵，十餘年來，即奔走四方，靡有定處，今年五十八矣，計少於先生一歲，（示及政六十者乃傳誦也），垂老無家，總從浪於大化，齒髮推頽，不殖至落，舊有探訪遺書之役，而宗灝兩閣，四部竟灰燼無帙存，擬重購尚乏經費。見在禹生中丞開江蘇書局，又

俾之勸恢，衰病之餘，謄竽從事，著述一道，久廢然不敢問津，先生等身之業既就，猶聞豐
饒雍容，孜矻不倦，提引鄉里子弟，蔚然有鄉譽之風，臨風引領，不知此生更有一二顏面
緣，大紓甘餘半傾想否。走筆具復，臨紙神馳，不次不盡。拙書墨蹟直幅各一件，并舊刻十
年前詩草一冊，附呈教正，自水道圖外大署更梓就何種，冀便寄一二，以為矜式，暑中想動
止佳安，伏為維道珍攝，愚弟莫友芝頓首再拜。五月三日江蘇書局”。原蹟今藏先生第四孫
慶賓許

是年撰字體辨誤一卷，并附引書法於後，以教學海堂菊坡精舍諸
生。原書無著作年月，吾家藏有手稿一紙，蓋用胡同壽來信之背面草寫，原信云：“日前奉
諭探聽蔣中丞勤止，據余容初司馬云：湖南委員李闡生前月在長沙啓行，尚與蔣中丞相
見，并無入秦之說，上海所傳，恐是訛誤。按先生送香泉撫軍序云：同治七年正月奉旨入
陝西，王先廉撰侍果敏公家傳云：同治七年受陝西按察使，病免。則此書當作於是年間。

四月，肇慶府知府王五福議修府志，函聘先生蒞肇纂修志事，先生為
訂修志章程十四條復之。集外文與王澤亭書，金武祥題香四筆，

六月，往肇慶遊鼎湖山七星巖自記，

六月，晤王耕伯於端州，以先生評點漢書及絕妙好詞箋見歸，先生
受漢書，而以絕妙好詞贈之，并題絕句於目錄後。遠詩，

是年，託方濟頤轉訪金陵族人修幕。自記，

是年，在書局刻四庫全書提要。自記，按先生有送方子箴都轉移任兩淮詩云：“教
士有良法，首在多刻書，要口一畝宮，各有千卷儲，自從兵燹後，梨棗多焚如。後來真可憂，
風氣愈空疏，挽回乏大力，寒士徒嗟吁，大吏詢芻蕘，嘉惠意不虛，其柰累萬金，雖有仍如
無，公乃發封椿，書局開通衢，命我司校讎，私意快且偷，衆手集欵刻，衆目辨魯魚，此局支
十年，何止書五車，此惠被海內，何止及偏隅”。據此知書局為方濟頤官運使時所設。

是年，林國賛（明仲）謁先生，以所著三國志裴注述就敍，先生為指正
十餘事。原書序，

十一月，王五福卒，爲撰墓碑銘。本集

是年，有方子箴都轉招飲碧玲瓏館賦簡詩一首，題挽千鶯詩一首。

遺詩，

同治八年己巳，六十歲。

是年，邀廖廷相（澤羣）館於識月軒。自記，

四月初七日，讀通典畢。先生點讀廣州大治字本通典第四十冊卷二百末有己巳四月初七日讀畢，九硃字。

五月，鄒伯奇卒，自記遺命請先生作南海鄒氏重刻道鄉集序。本集，

是年，知府戴肇辰聘任纂修廣州府志，力辭不得已，許以繪圖。自記，

是年，長孫慶齡（公穆）生，次子宗侃出，先生命爲長子宗誼後。慶齡光緒十七年副貢生，直隸候補道員，陳氏家譜。

十一月，王拯歸里，約先生與倪鴻（雲渠）話別，同登粵秀山學海堂探梅玩月，先生有詩贈之。遺詩，

是年，有梁綸樞（星藩）重游泮水賦贈二首。遺詩，

同治九年庚午，六十一歲。

戊辰庚午間，廖廷相讀書先生塾中，承命編輯文集，錄呈函文，後有所作，依次編入，本集廖廷相跋，先生謂：“生平不欲爲文章，然有爲先人而作者，及爲親友碑傳事蹟不可沒者，故過而存之”。自述，

是年，讀金史。自記，

是年，刻切韻考通論一卷。自記，

是年，運使鍾灝鈞捐銀二萬二仟兩爲精舍之用。自記，

是年，刻經典釋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九數通考。自記，

十二月廿四日，病脈歇至。自記，

是年，爲李光廷作漢西域圖考序，本集，年分據原書序，爲麥瑞作琴瑟合譜序，集外文，

同治十年辛未，六十二歲。

正月，大病幾殆，自記，麥務耘治之而瘳，遂定交。本集麥務耘醫書序，三月，作自述一篇，有云：“余年六十有二，大病幾死，自念死後書我墓石者，虛譽而失其真，則恧矣。生平無事可述，惟讀書數十年，著書百餘卷耳，病愈乃自述之”。集外文，復掇學思錄旨要爲東塾讀書記，行狀，有自序云：“澧性好讀書，於天下事，惟知此而已，有所論則記之，積久成編，其有益於天下之讀書者乎，不得而知也，敬慕亭林先生日知錄，然此所記唯讀書一事，不敢竊比也，有及於讀書之外，謂之餘記，東塾者，余家東偏有一塾，澧數十年讀書處也”。集外文，按陳樹鈞與梁鼎芬手札云：“先師手批近思錄，大有用處，即如讀書記，舊名學思錄，後改今名，何以改今名，僕深思之不得其故，今觀此書，論西銘命名之義，而得其意，而後歎吾師一字一語，皆有深意，皆有義理。又觀其論苟潔其身一條云：‘昔年不爲教官，潔身而去，尚近好名’，而後知吾師少年時慷慨激昂，正如吾輩，晚日進於道，而至於和平，正吾輩所當師法。又知吾師每讀一書，則引之身心，考之行事，以古人爲師，直以古聖賢自期，而世之小儒逞其鼠目寸光之見而諷毀之，乃蚍蜉之不若也”。此札今藏新會陳氏勵書書屋，參嘉慶二十一年譜內。

先生有自記一冊，自一歲至六十二歲，每年畧記生平行事，不詳作始於何年，大病後乃續記。今藏先生第四孫慶貢許。

二月，刻所編張維屏聽松廬詩畧二卷，於學海堂叢刻中，並爲之序。本集年月據原書序，秋祭日，先生親至清水濠故居，以初印本焚座前。梁鼎芬節庵遺詩，

五月，作陳範川先生詩集序。本集，年月據抱蕭山道人遺稿序。

十月，爲俞守義（秀珊）重刻董方立地圖，代爲之跋。集外文，按董圖爲先生所藏，即本集記地圖三本之一，先生曾爲胡錫燕重刻之，改爲書葉之式，未詳何年，今又復爲俞氏重刻也。

十月，爲精舍重刻江西本十三經注疏。原書卷首。

是年，番禺縣志纂成，原書卷首，先生嘗作張磬泉先生傳一首，書章鳳瀚妻李氏一首，以備志局採擇。本集。

是年，作沈侍郎集序。本集，沈名維鑄，有補讀書齋遺稿，年分據原書序。

是年，刻通典藏事。行狀年分據原書卷首。

是年，四子宗頴考取縣學生員。陳氏家譜，按番禺縣志，宗頴光緒十四年優貢生，陽山縣學訓導。

易年，譚瑩卒，爲撰墓碑銘，本集。

是年，有十一月二日雪後登學海堂，梅花已作舊薈獨酌至醉詩二首。遺詩，陳璞尺岡草堂遺集卷七有辛未十一月初三日寒甚，同人賞雪學海堂詩，當是同時所作。

同治十一年壬申，六十三歲。

二月，爲鄒伯奇作格術補序。本集，年月據梁刻本。

三月，重刻十三經注疏藏事。原書卷首。

是年，讀列子。會稽石氏藏先生點讀江都秦氏石研齋刻本列子，卷一末有壬申三月二十三日讀九字，又有此篇最要者天地空中一細物死生一往返，壬申十一月十三日凡二十五硃字。

三月，黎永椿爲先生補編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目錄，并爲之跋，補刻於卷首。原書卷首。

有七月十五夜借汪瑔(美生)南園看月詩，遺詩，

十月十九日，戴望(子高)來書，並寄所著論語注就正。此札今藏先生第四孫慶貢處，原札云：“蘭甫先生侍右，久仰山斗，遠道三千里，未得修謁，欵甚歡甚。曩歲高足桂君來金陵，同客四閱月，備悉先生著作等身，毫不廢學，為海內靈光，深所忻慰。又於同學劉君叔俛處，見大著四種，聲律，音均，地理，皆辨析豪芒，而尤功來世者，為漢儒通誼一書，望嘗謂唐以後人之言道者，皆不出河洛太極之旨，佛老之說，得以汨亂其間，若漢人則有其粹，而無其疵矣，擬輯周易至王劉諸君子言之純正，不謬二氏者為諸儒粹言，與先生書相輔而行，息門戶之諍，屏襯僞之言，為聖道作干城，為諸君子作司諫，庶使無知如方東樹輩，不敢復間以譏佞之口，顧唯淺學，茲事體大，未敢操觚，使得如先生之卓識，從而訂正之，則覩幸多矣。望年二十餘，曾執經于宋子廷陳碩甫二先生之門，學毛詩尚書，公羊春秋諸說，竊不自揆，以春秋通論語，塞先師之遺緒，為注廿篇，李石農學士見而好之，為之付刊，今寄上一冊就正，其中立說有不安者，擬削改，深望先生之有以教誨之也，至其中所引用前哲詁言，因作注時行文不便，大加潤色，故其名氏皆具于論語體文四卷之中，(原名釋文)尚未刊成，明春亦當寄正也。嘗見幕與錢氏衍石集中道及粵東有朱君傳(不載其字)著公羊札記數卷，心鑿往之，今未識遺稿尚存乎，安得採之以入圖箸公羊札記耶。先生大箸已刻若干，如可見惠一份，以開擣昧，則幸甚。極愛先生書法，渾樸古雅，有寧林竹垞遺風，敢請作一小幅或扇頭見賜，以當晤對，則更足以慨歸人仰止之懷矣，伏惟垂察不備。壬申十月十九日庚午，後學戴望敬上。先生有復戴子高書，論釋老二氏學。本集，

十月，在精舍重刻通志堂經解。又編刻鄭氏周易注，陸氏周易述，周易集解，周易口訣義，易緯，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毛詩草木鳥獸虫魚疏，春秋繁露，春秋釋例，春秋集傳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論語集解義疏，論語筆解，鄭志，為古經解彙函。並編刻方言，釋

名，廣雅，匡謬正俗，急就篇，說文解字，說文繫傳，說文篆韻譜，玉篇，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廣韻，爲小學彙函；附於後。行狀，原書。

是年，鄭獻甫卒，爲撰家傳。何日愈（雲陔）卒，其子璵（小宋）請作神道碑銘。本集，

同治十二年癸酉，六十四歲。

是年，香山縣知縣田明耀（星五）聘先生主撰縣志事。香山縣志卷首，閏六月，編定鄒伯奇所著書，鄒徵君遺書卷首。

秋，爲黎永椿訂定說文通檢凡例，並爲之序。本集，年月據原書序。

是年有復劉叔俛書云：“昨得手示，藉悉起居安勝，承詢賤體，近日氣虛咳嗽，此乃衰老非病也，深蒙關注，感謝之至。來示云：汪君仲伊，張君獻山，皆傾倒於拙著聲律通考，何期並世得遇賞音，弟先世本金陵人，惟以衰老不能回鄉，與閣下及諸儒相見，以爲憾耳。近於聲律復有撰述，茲錄一篇呈教，並乞轉呈汪張二先生，然須正其疏謬，乃使弟受益也。拙著東塾類稿，近來不復刷印者，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爲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爲學思錄一書，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此書自經學外，及於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至宋以後有宋元明學案之書，則皆畧之，惟詳於諸子之學，大旨不分支門戶，其人之晦者，則表章之，如宋之王禹，明之唐伯元，文之晦者，則采錄之，如宋文鑑所選林希書鄭康成傳，廣東通志所錄林承芳重刻十三經注疏序是也。承命將說論語穀梁者抄寄，茲呈一帙，敬求教正，來示云穀梁之說，友人索之

者衆，知江南多治此經者，弟少時稍涉此經，其後輟業矣。尊著論語疏，明歲刻竣乞示讀，承索爲序，此過愛之盛意，所不敢辭，惟著書必須自序，乃能深透，他人不能及也，如韓文公補苴緝漏六句，其後李亦南紀不能道，但能云詭然而蛟龍翔云云耳。來示云，刻諸史至南北朝而止，接刻通典，不審唐以後諸史不刻歟？通典粵東已刻畢，今接刻續通典皇朝通典，明春亦可畢。近日刻通志堂經解及四庫總目內唐以前甲部書，不能精工，然弟亦不願其精工，但願其速成，且宋板書，今人寶貴者，亦不盡精工也。陳君卓人弟舊交也，其書已付梓甚慰，柳賓叔汪模村兩先生安健，尤欣慰也”。本集，十月，刻通志堂經解，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藏事。原書卷首，十二月，爲郭若濬作禮記質疑序。本集，年月據鈔本，題下有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八字。

同治十三年甲戌 六十五歲。

自春間患腹疾，入夏漸止，而脚腫氣喘，轉加氣痛，後痛止而腫處時消時長，臺桂之藥日日不離。與譚叔裕手札原蹟今藏南海譚氏，

是年，爲李光廷作榕圖叢書序。集外文，

是年，楊榮緒卒，爲作墓碑銘，本集，

德宗光緒元年乙亥 六十六歲。

是年，刻續通典皇朝通典藏事。行狀，年分據原書卷首，

四月，女婉死。本集女律遺寢文，

是年，遊頂湖有詩二首。遺詩，

是年，劉熙載來書，勸以將東塾讀書記已成者先刻，未成者爲續編，

先生從其說，修改得一二卷付梓。與譚叔裕手札，

十月，作山陰汪君（名鼎字禹九）墓表，本集，年月據汪氏家譜錄本，文末有光緒元年十月六字，

十一月，作麥務耘醫書序。本集，年月據鈔本，題下有光緒元年十一月七字，

十一月，三子宗詢考取縣學生員。本集女律遺奠文，

冬，女律死，作女律遺奠文。本集，

光緒二年丙子 六十七歲。

是年，作與精舍諸生論學手札二十一條，原蹟今藏吾家，

六月，作菊坡精舍記，本集，年月據鈔本，題下有光緒丙子六月六字，

七月，爲樊封（昆吾）作論語注商序。本集，年月據鈔本，題下有光緒二年七月六字，

是年，次孫慶祐（公輔）生，次子宗侃出。陳氏家譜，按蓋禹縣續志，慶祐光緒二十年副貢生，雲南候補知府。

光緒三年丁丑 六十八歲。

五月，爲陳序庚（天如）作龍首骨歌。遺詩，

九月，借湯口口以焦山張卽之寫刻石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校刻本，

十一月，復用黃筆圈一過。原書今藏吾家，湯氏之名，爲蠹蝕去。

是年，沈曾植（子培）來粵，謁先生，講學甚契。王蓮裳撰沈子培先生年譜，

是年，梁鼎芬（星海）從受業。節庵遺詩，

光緒四年戊寅 六十九歲。

正月，爲楊榮緒作讀律提綱序。集外文，

六月，有再題馮尹平幽穿雪鴻詩。遺詩，

是年，張之洞（香濤）集後漢書陳實陳元傳語，自京師寫贈楹帖云：“棲遲養老，天下服德。銳精覃思，學者所宗”。家大人樸齋筆記。

是年，馮岐光卒，爲撰墓碑銘。本集，

是年，三孫遵（伯春）生，四子宗頤出。陳氏家譜，
光緒五年己卯 七十歲。

正月，作李恢垣文集序本集，年月據鈔本題下有光緒五年正月六字。

二月，爲先生七十壽辰，譚宗浚（叔裕）自四川貢駢體壽序一首。希古堂文乙集。

是年，有胃氣痛之病，時發時止。與譚叔裕手札。

八月，撰切韻考外篇自序云：“澧爲切韻考，以明隋唐以前切語之學，遂流覽後來所謂字母等子者，以窮其餘波。蓋自漢末以來，用雙聲疊韻爲切語，韻有東冬鍾江之目，而聲無之，唐末沙門始標舉三十六字母，至宋人乃取韻書之字，依字母之次第，而爲之圖，定爲開合四等，縱橫交貫，具有苦心，遂於古來韻書切語之外，別成一家之學，然自爲法以範圍古人之書，不能精密也。澧以此學由切語之學所變而成，故復爲考叢，而題曰外篇，以廣韻切語上字考三十六字母，以二百六韻考開合四等，著其源委，而指其得失，明其本法，而祛其流弊，賴有通人之說，導我先路，成此一編，庶有補於聲韻之學也。少日爲此，迄今數十年，舊稿叢雜，爲我審定者，門人廖澤群編修通聲韻之學者也”。原書序，

是年，香山縣志纂成，並爲之序。原書序，

是年，廣州府志纂成。原書卷首，先生嘗作書孟蒲生一首，以備志局採擇。本集，
冬，遊小港，看梅花，有詩。此詩以佚，

有己卯仲冬冒哲齋（名澄）太守招集精舍，時梅花盛開，同集多七十

老人何青士都轉賦詩見示，和作一首。遺詩，

是年，次子宗侃考取優行貢生。三子宗詢補廩生。番禺縣續志

是年，四孫慶貢（仲獻）生四子宗穎出，陳氏家譜，

光緒六年庚辰 七十一歲。

是年，兩足跛。遺詩，

是年，總督張樹聲本陸世儀（樞亭）說，設局纂史志，請先生任纂修事。

金武祥栗香二筆，

是年，切韻考外篇三卷刻成，與譚叔裕手札，

是年東塾讀書記刻成九卷，先生與譚宗波書云：“所著讀書記刻成九卷，惟三禮及鄭學各卷，取材既博，用力倍勞，不知今年能寫定否”。

同上，按東塾讀書記凡廿五卷，爲先生生平大著作，卷一孝經，卷二論語，卷三孟子，卷四易，卷五書，卷六詩，卷七周禮，卷八儀禮，卷九禮記，卷十春秋三傳，卷十一小學，卷十二諸子，卷十五鄭學，卷十六三國，卷廿一朱子，計十五卷，皆先生手定付刊。據與譚札則是年所刻成之九卷，爲某卷，略可推定；其卷十三西漢一卷，則先生易箋前數月所寫定，後門入廖廷相等取遺稿附刻。其餘卷十四東漢，卷十七晉，卷十八南北朝，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廿二遼金元，卷廿三明，卷廿四國朝，卷廿五通論，均未成。

是年，元配潘宜人卒。行狀，先生輓以聯云：“已到暮年，名曰悼亡實偕老。不妨多病，君今先去我猶留”。此聯先生手書今藏南海廖氏，

是年有精舍看梅贈汪莘伯一首，去冬陶春海王峻之湯警盤子壽招游小港看梅花，余有詩書于峻之警盤扇上，今爲此詩，書贈春海子壽一首，王灝心（茹泉）重游泮水賦贈一首。遺詩，

光緒七年辛巳 七十二歲。

夏，總督張樹聲，巡撫容寬（澤生），以先生與朱次琦耆年碩德，學行純篤，奏請量加褒異，秋七月，奉上諭，賞五品卿銜，以爲績學敦品者

勸。行狀，

是年有王玉仲(名蘊輝)招看荷花詩一首。遺詩。

十一月，患腹疾，猶自定東塾讀書記卷十三西漢一卷。行狀，

是年，五孫斐生，三子宗詒出，陳氏家譜，

光緒八年壬午 七十三歲。

正月，病益劇，恆自端坐，不能觀書，則使子宗侃等捧書讀之，或默誦所為詩文。先生語宗侃等及門人曰：吾病不起矣，然年過七十，夫復何求，吾四十時，已洞明生死之理，生死猶晝夜，無所悽戀也。吾所著讀書記，已成十餘卷，其未成者，俟兒子與門人編錄，名曰東塾雜俎，此書當可傳也。行狀，并親以遺書付門人陳樹鑑(慶笙)編錄。梁鼎芬節庵遺詩，時病已甚，猶日日與諸門人談說學問。及二十一日夜，先生曰：吾神明去矣，家人其遠離吾臥榻，惟命宗侃等侍側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禮也，吾身自覺無病，但乘化歸去矣。頃之漸不能言，而神明終不亂，至廿二日午時遂。卒行狀，遺櫬葬於廣州大東門外大蟠龍岡之原，番禺縣續志，以元配潘宜人祔陳氏家譜，總督張樹聲奏請宜付史館立傳，報可。國史儒林傳採進稿清史稿本傳，諸門人請於大吏於菊坡精舍西偏闢祠祀之。番禺縣續志，梁鼎芬集資百萬文，為置祭田。節庵遺詩後精舍經兵燹燬圮，邑人別於禺山之麓，番禺圖書館東偏，重葺祠堂，歲時致祭。番禺縣續志，

先生卒後四十五年，歲次丁卯仲冬，廣州之亂，木排頭里第被燬，先生所著書版片亦全化燼灰矣。

自跋：一

陳東塾先生，碩學通儒，海內無間，新會陳慶笙丈擬撰東塾弟子記，

惜未成書。宗衛不揣弇陋，鈎稽遺著，旁及他籍，編次大略，爲年譜一卷，愧于先生生平學行，未覩萬一，此特備稽考，亦以寄景行之私，并就正於大雅云爾。後學汪宗衍謹識。

陳東塾先生箸述考畧

- 一 周易費氏義， 默記云：“澧老矣，所著甲部書，周易費氏義，毛詩鄭朱合抄，周禮今釋，儀禮三家合抄，春秋穀梁傳條例，春秋三傳異同評，論語集說無一成，欲付後之學者”。
- 二 毛詩鄭朱合抄， 見前。
- 三 讀詩日錄一卷，古學叢刊本，徵尚齋叢刻本。
- 四 周禮今釋， 見前。
- 五 儀禮三家合抄， 見前。
- 六 聲律通考十卷，東塾叢書本，
- 七 聲律餘考 梁鼎芬編刻東塾集本，陳樹鏞(慶笙)與梁鼎芬(星海)手札畧云：“送來聲律餘考，是先師手筆，當錄入文集者，命弟子別錄一過，以僕所聞，不止於此，今僅交出一本，無可如何，若能細檢遺篋，則禮堂寫定之絕業，必不止此，惜乎不能也”。原札今藏新會陳氏勵耘書屋，
- 八 古樂徵一卷， 原稿今藏南海廖氏，家大人有手錄本。
- 九 古樂餘論， 原稿今藏南海廖氏，僅有一條，家大人有手錄本。
- 十 琴律譜一卷，北平刻本。原稿今藏先生第四孫慶貢許，宗衍錄有副本，北平刻本，非完書也。
- 十一 穀梁箋， 廖廷相等編刻東塾集，柳賓叔穀梁大義述序云：“澧爲

穀梁箋及條例，久而未成”。

- 十二 春秋穀梁傳條例，見前及自記本集侯君模穀梁禮証序云：“嘗欲撰穀梁釋例，屢作屢綴”，殆是穀梁條例之異名。
- 十三 春秋三傳異同評，見前。
- 十四 論語集說，見前。
- 十五 孝經紀事一卷，東塾剩稿有自序一篇，嶺南大學藏鈔本。
- 十六 鄭氏全書，本集有鄭氏全書序，蓋與門人趙齊嬰(子詔)等共編。
- 十七 鄭君宏旨，名見本集復王倬甫書。
- 十八 辟義，本集與趙子詔書云：“錢竹汀先生無經學書，僕竟似之，昔年亦有辯正注疏之作，欲鈔為一篇，題曰辟義，此二字出自漢書藝文志，所謂學之大患也，此不可刻，但擇數篇入文集可矣，文集亦無好文章，不足傳，但有學思錄如何耳”。
- 十九 說文解字箋，本集說文聲表自序云：“澧嘗欲為箋附於許君解說下，以暢諸聲同意之旨，其後更涉他學，不暇為此”。
- 二十 說文聲表十七卷，本集有自序一篇，原稿今藏南海廖氏，初名說文解字聲類譜及說文聲統，後改今名。
- 二十一 切韻考六卷，外編三卷，東塾叢書本北京大學排印本。
- 二十二 等韻通一卷，本集有自序一篇，此書疑是切韻考外篇之初稿。
- 二十三 初學編音學一卷，自刻本，粟香四筆本。
- 二十四 字體辨誤一卷，附引書法，自刻本。
- 二十五 史志 名見金武祥(粟香)粟香二筆。
- 二十六 漢地理圖 見自記。
- 二十七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東塾叢書本。

- 二十八 申范一卷，菊坡精舍刻本，古學叢刊本。
- 二十九 讀史述 原稿舊藏潮州高氏。今歸北平圖書館，嶺南大學藏
鈔本。
- 三十 梁書校議一卷，南海黃任恒輯刻本。
- 三十一 廣東圖二十三卷，同治年刻本。此圖先生與趙齊豐鄒伯奇桂文燦徐灝共繪。
- 三十二 廣州府志一百六十三卷，光緒五年廣州府學刻本。此書先生分纂繪圖。
- 三十三 番禺縣志五十四卷，同治十年縣學光露堂刻本。此書沿革一卷前事，二卷先生分纂。
- 三十四 香山縣志二十二卷，光緒五年刻本。此書為先生主撰有序文一篇。
- 三十五 水經注提綱四十卷，見自述。
- 三十六 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三卷，廣雅書局刻本。
- 三十七 學海堂續志，學海堂刻本。
- 三十八 學校貢舉私議一卷，嶺南大學藏鈔本。
- 三十九 自記一卷，原稿今藏先生第四孫慶貢許，宗衍錄有副本。
- 四十 日記 原稿舊藏潮州高氏。
- 四十一 老子注一卷，原稿舊藏新會陳氏學思室，家大人有手錄本。
- 四十二 公孫龍子法一卷，微尚齋叢刻本。
- 四十三 漢儒通義七卷，東塾叢書本。
- 四十四 朱子語類日鈔五卷，鍾山別業叢書本，廣雅書局刻本。
- 四十五 陸象山書鈔六卷，原稿今藏番禺徐氏。
- 四十六 學恩錄，此書發軔於咸豐八年，其後掇其旨要為東塾讀書

記，原稿北平圖書館藏有九冊，吾家藏有二冊，先生生平讀書有得，即手記于小冊中，積稿逾千冊，爲著學思錄之資料，原稿已散失，湖州高氏藏有五百餘冊，(今歸北平圖書館)雲南廖氏，藏有百五十冊，其餘同人均有藏弃。中山莫龍鳴曾請何藻珠鄧端、崔師賀、蔡守諸人整理之，錄有副本，今歸嶺南大學，由陳受頤、楊昌基諸教授從事校理，刊于嶺南學報中。

- 四十七 東塾讀書記十六卷，自刻本，廣州重刻本，續經解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此書爲先生生平鉅作，原書凡二十五卷，其餘未有寫定。
- 四十八 東塾雜俎，先生逝世時，所著東塾讀書記刻成十五卷，其未成之稿十卷，遺命兒子及門人編錄，題曰東塾雜俎，殆未編成，故未見傳本也。
- 四十九 獻記一卷，嶺南學報本。
- 五十 東塾餘記，見集外文學思錄序目。
- 五十一 書法雜說一卷，嶺南大學藏鈔本。
- 五十二 三統術詳說四卷，廣雅書局刻本。
- 五十三 弧三角平視法一卷，廣雅書局刻本。
- 五十四 謨印述一卷，廣雅書局刻本，印學叢書本。
- 五十五 東塾類稿，自刻本。
- 五十六 鐘山集，自刻本。
- 五十七 東塾剩稿，原稿今藏先生第四孫許，爲先生手自刪落文稿。
- 六十八 東塾集八卷，光緒十二年梁鼎芬刻本，此書爲梁鼎芬與陳錦共編，見節庵遺詩自注中，惟流傳極罕，番禺梁氏藏初印紅本，有文十一篇爲廖廷相等編刻本所未載。

- 五十九 東塾集六卷，光緒十八年壬辰廖廷相等編菊坡精舍刻本。
- 六十 東塾集外文四卷，番禺汪宗衍輯本。
- 六十一 東塾先生遺詩一卷，徵尚齋叢刻本。
- 六十二 憶江南館詞一卷，同上。
- 六十三 唐宋歌詞新譜，本集有自序一篇。
- 六十四 識月軒詩話，名見昭代名人尺牘續編，先生與金澗生手札中。

附 陳宗誼所署書目

- 一，考正德清胡氏禹貢圖一卷，東塾叢書本續皇清經解本，此書道光二十七年東塾先生已作有自序一篇，載東塾類稿中，東塾叢書本刻於同治二年，署陳宗誼撰，不載自序，先生別作序文，殆以宗誼曾助繪圖，遂署其名，續經解本則署先生所撰也。
- 二，讀論語日記一卷，鍾山別業叢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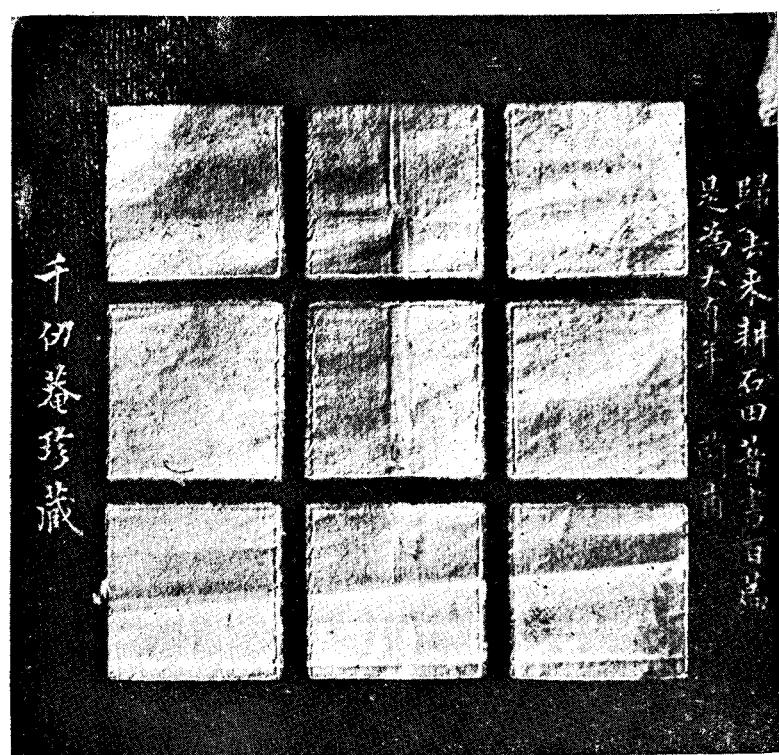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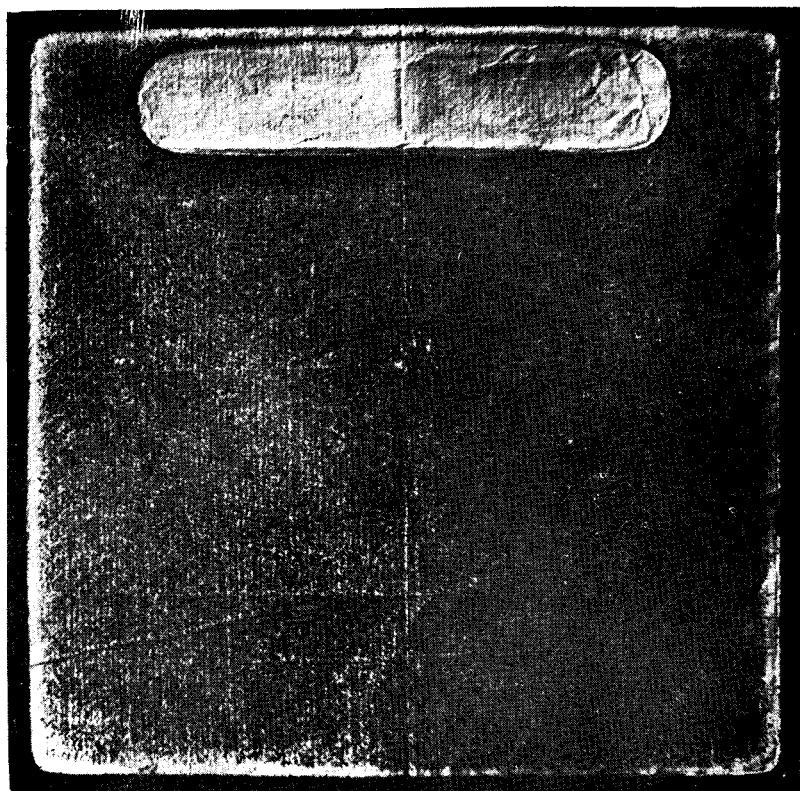


陳東塾遺象



陳東塾自鑄銅印

陳慶貢藏



陳東塾著書硯

陳慶貢藏

美生先生雅鑒

知莫忘

學術精神誠而正

陳東塾

陳東塾贈汪美生篆書聯

汪屺藏

蕭條猶幸同時風雨雜浮金雖能隨書人難遇
王已在云無落古人手
費羅連全此語
不浮志者所為夜鳴東路西故梅花
南枝北枝明年對雪相懷今夕深杯莫辭

己巳仲冬之望 送甫先生招同退使雲集予寒寓齋晚飯往拜在登雲山
學海堂探梅狂目 先生因用西窗賦君詩韵示擇酒歌服不亂和乃度七
言為六言詩 故不廢避三念矣陳其未堂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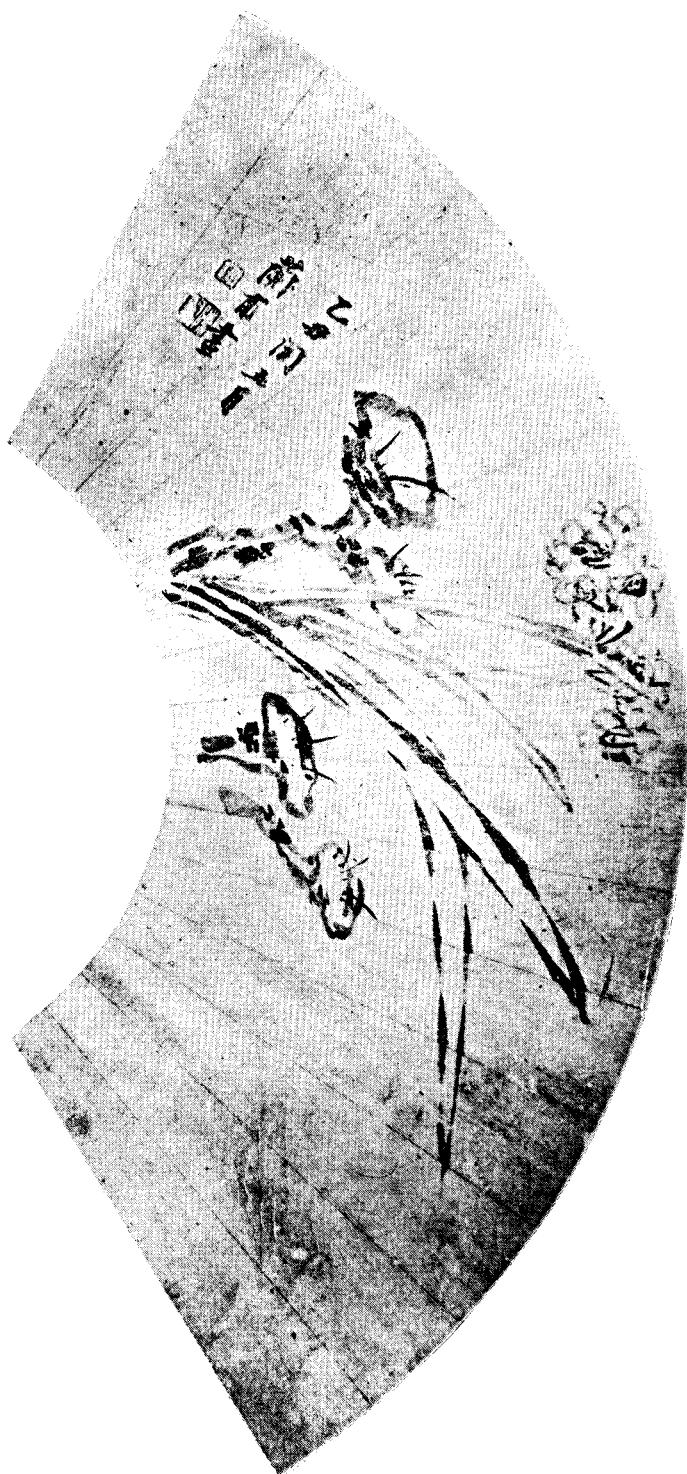
陳東塾贈王定甫詩軸

杜仲文藏

汪宗衍藏

陳東漸爲李夢惺書詩扇

曉月堂中一覽萬山青
作此詩以記之
是歲江上見鷺善飛
有化神之意其子曰
覺涼心音惟臺白玉
已醒但毛髮不知酒
清光洗如掌其十
爲臺榭移步一山一水清趣進香
於三人相對如掌其十
此鏡月移水轉而其勢不
復作此詩以記之



陳東坡畫扇

汪宗衍藏